**烏水溝**

**姚嘉文**

**──── 4/22  P.21~P.25 ────**

**第一章 陳總制**

老軍士uì大門外口行入來，大聲向廳內喝講：

「望山，沈府洋船的彼个郭舵公來矣。」

李望山向老軍士頕頭，無先講話，干焦對椅仔徛起來，共腰懸頂的佩刀敨落來，交予身邊的軍士，細聲對彼个軍士吩咐幾句，才翻頭kā老軍士講：

「lí請i入來！guá先入去報告總制爺。」

李望山是東寧總制陳永華親近軍士，會使自由晉見陳總制。i離開大廳，翻轉身入去後間，看著陳總制坐佇圓桌邊，倒手倚佇桌頂，指頭仔揤額頭，頭tshih-tshih恬恬咧沉思。

望山毋敢攪擾，徛佇門邊，掠陳總制金金看。

陳總制猶未滿五十，煞誠臭老，尤其是最近幾個月，台灣局勢危急，i身為東寧總制，為國事操勞，閣較衰弱，予李望山有夠煩惱。

──自國姓爺鄭成功開台後，台灣形勢三度變換，如今局面竟然比以早猶較艱難。

十九年前，明鄭永曆十五年 (西元一六六一年) ，國姓爺鄭成功佇唐山予清兵所逼，領軍入台，分鎮安平、赤崁，以台灣為「東都」，建立「延平王國」，開國立家，趕走占台三十八年的荷蘭人。第二冬，國姓爺鄭成功不幸破病過身，由in囝鄭經駐廈門繼承王位。無偌久，金門、廈門予清兵攻占，鄭經予人趕走，走來台灣，改台灣東都為「東寧國」，分設天興、萬年兩

**(p.22)**

州，專務退守，無閣留意唐山。清人嘛頒佈禁海的政策，無閣共台灣囥在目內。雙方隔海抗衡十冬，相安無事。

永曆廿七年 (西元一六七三年) ，三藩事起，吳三桂等發兵抗清，唐山動亂。隔轉年 (西元一六七四年) ，鄭經以陳永華為東寧總制，下令伊留守台灣，家已發船領兵西行響應，威振閩粵。

無偌久清兵反攻，鄭軍所占閩粵七府全失，吳三桂死後，鄭經處境閣較艱難，殘兵困守金廈一帶，全無辦法，清兵一日一日侵迫，佇永曆卅四年 (西元一六八○年) 狼狽回台，邊島盡失。清人自此決定侵台。

鄭經回台了後，意氣消沉，暝日沈迷遊宴，委政in囝監國鄭克𡒉，無自理鄭氏，毋過東寧國政艱難，總制陳永華佮監國鄭克𡒉，嘛難有作為。

鄭克𡒉是陳永華的囝婿，年歲猶少，難以獨當大任。陳永華知影鄭氏國祚袂久長，國姓爺鄭成功遺志僫得完成，規日操心扒腹，左右難分其憂，只好小心侍候。──

望山佇門邊徛一睏仔，伸手輕輕仔挵兩下門枋，嗽一聲。陳總制聽著聲，攑頭看望山，就共倒手囥落來，欶一喙氣，隨吐大氣，目睭掠望山瞭（lió）一下，望山行向前，向腰輕聲對i講兩句。陳總制聽著頕頭講好，望山當欲離開，陳總制閣共i吩咐講：

「lí先去後間吩咐素面泡茶，叫i等一下出來佮郭舵公見面──吩咐i lán講話的時陣，啥人攏不准入來。」

**(p.23)**

「是。」

聽著吩咐，望山鬱卒憂愁的心情略略仔有較爽快，面裡露出淡薄仔笑容。緊入去後間交代好勢，紲落就去大廳領郭舵公來見陳總制。陳總制拄請郭舵公坐好，素面就捀茶盤入來。

素面拄十七歲，面容美麗，誠捌代誌，已經佇總制府侍候幾若冬，誠得陳總制疼惜。

素面行倚桌邊，笑容滿面，先對郭舵公叫一聲「舵公伯」，跤手輕快共兩碗茶囥佇桌頂，翻轉身對郭舵公講：

「舵公伯，lí轉去共阿母講，講guá五月節彼工頂晡會轉去過節──總制爺已經答應矣。」

素面講看陳總制，閣看李望山。

郭舵公伸手共茶碗捀起來，先應講好，才越頭共陳總制講：

「陳總制對素面誠好。」

陳總制無回答，素面退後一步，徛倚望山，輕聲細說問i：

「望山，lí欲啉茶無？」

望山搖頭，無講話。素面踅頭閣看陳總制佮郭舵公，看in兩人嘛攏無意無意，就跤步輕徙，捀茶盤轉去後間。望山看素面共門關起來，嘛向腰欲走。陳總制出聲講：

「望山，lí慢且走，遮坐！這件代誌欲予lí知影。」

**(p.24)**

望山轉去坐佇郭舵公身邊。陳總制共茶碗捀過去，啉一喙茶，吐一下大氣，茶碗囥落來，沓沓仔徛起來，雙手揹佇尻脊後，面對郭舵公，勻勻仔講：

「沈侯爺已經共lí交代妥當矣？」

「i有叫沈總管共guá講矣。」

「唔……lín千萬愛細膩啊！lí知影這馬烏水溝西爿攏無lán的水軍矣。」

「是──聽講樓船右鎮朱天貴佇銅山島投降滿清矣。」

「是，右鎮戰船百外隻，攏投降矣。這馬唐山沿海，北爿自海壇、南日、中央經金門、廈門，南爿到銅山、南澳沿海各島。攏無lán東寧的水軍矣。廣東彼爿閣有一寡仔船，guá已經通知in轉來東寧，所以lín這擺過溝送人轉去唐山，愛特別細膩。」

「guá佮沈總管研究過矣，這陣南風拄仔起，滿清水軍攏集佇金廈兩島，福州的新船，南下的已經南下，未出洋的愛等北風透了後才會落來，所以泉州北爿無滿清的戰船。總制爺只要kā人交予guá，guá會安全送i轉去福建。」

「毋過送人……」

陳總制坐轉去椅仔頂，閣啉一喙茶，繼續講：

「……閣愛lí去接人。所以guá揣lí來，親身共lí講接頭的所在──望山，lí去guá冊桌屜仔底共地圖提過來！」

地圖提來了後，陳總制詳細共上岸接送的岸頭指予郭舵公看。郭舵公詳細看了講：

**(p.25)**

「送人是簡單，接人就無容易囉──gún愛佇海邊等偌久？『順風鳥』船大隻，停佇岸邊，岸頂看會著，gún船頂裝遮爾濟貨，袂使佇海灣歇傷久啊！」

「guá知影這誠危險。毋過，唐山山路五商的兄弟攏失去聯絡矣，這擺長崎有消息傳來，講唐山有兄弟欲轉來東寧，愛lán派船去接，已經等誠久矣，guá算算咧，干焦lí適當。干焦lí會了解這種代誌，別人guá嘛無方便……沈侯爺毋知影接送啥物人，i掠做接親情朋友爾爾。這个灣澳lí捌去過，水路lí較熟。除了lí，別人無法度……」

「既然按呢，總制爺lí放心，gún去好矣。」

「按怎接人，蔡兄弟會共lí講。」

「蔡兄弟？」

「是，就是欲去唐山的彼个兄弟。guá會叫望山𤆬 i去lí的船頂，lí欲出洋進前，通知望山一下──lín當時欲出洋？」

「透南風就出洋矣。這擺日本長崎訂誠濟白糖，趁早送去較好。」

「lín拄才轉來，又閣欲出去，誠辛苦。」

「有生理做就好。」

「按呢決定矣──望山，lí去叫素面出來送郭舵公……guá另外有話共lí講……喔，等一下──郭舵公，聽講素面的母親無同意i佮望山的婚事，lí敢袂使苦勸看覓？」

郭舵公徛起來，掠望山看一下，越頭共陳總制講：

**──── 5/15  P.26~P.32 ────**

**(p.26)**

「望山佮素面是誠四配的一對，guá嘛誠贊成，毋過in老母許姑……許姑嫌望山i……」

「望山無爸無母，無產無業，莫怪素面in老母棄嫌，毋過望山佮guá情同爸囝，guá會負責替i辦婚事。這兩冬赤山庄田園收成攏毋是誠好，guá無法度出傷濟聘禮，是講，這馬年冬收成䆀，逐家生活攏困難，lí苦勸in老母莫傷計較，嘛莫嫌望山。日子會得過就好。」

「guá就是按呢想。毋過許姑看著安平鎮佮赤崁街有錢有勢的人遮爾濟，總是講愛素面嫁予富戶人家，guá勸i，i總是毋聽。」

「閣苦勸看覓咧。」

「好。」

素面出來送郭舵公離開，望山坐倚陳總制身邊，聽i講話。

「望山，lí去鹽埕揣蔡文玉兄弟，叫i準備上船。」

望山著驚，問講：

「啊？敢是欲予文玉兄轉去福建？」

「著。叫i佇船頂改一个名thang稱呼。叫i明仔再食暗飽了後來見guá，guá有誠濟話欲交代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望山，guá已經共王爺請辭總制佮勇衞矣。」

「啊？」

**(p.27)**

望山掣一趒，兩手揤佇桌仔，驚惶徛起來。

陳永華除了擔任東寧總制，閣有管勇衞。勇衞鎮鎮守赤崁地方，佮鎮守安平島的侍衞鎮，是鄭王爺直轄親軍，兩鎮勢力上大。陳永華若辭去勇衞，干焦失去兵權，這馬勇衞總制攏總辭，就是表示毋欲閣過問國事，莫怪望山驚惶。

陳總制擛手叫望山坐落來。望山閣坐落來，心頭掠予定，勻勻仔問：

「lí欲辭職，王爺按怎講？」

「王爺猶毋同意，毋過guá堅持，i早慢會肯。」

「總制爺lí何必……」

「望山，guá共lí講過幾遍矣，guá已經無能為力矣。王爺自西征失利回台了後，意志消沉，縱情酒色，毋插國事，想欲去洲仔尾造園亭安居，東寧事務，交予guá佮監國去管。毋過，形勢如此，東寧國事已經無可為，親貴濫權，府庫空虛，guá是會當按怎？監國又閣會當做啥？規氣予馮錫范、劉國軒in去管──望山，guá忝矣。」

「總制爺，lí若辭職，監國爺一人欲按怎？啥人欲來鬥相共？」

「監國雖然無能為力，毋過i身為元子，袂有啥物問題，王爺會照顧i。guá是無法度管i矣。guá真正忝矣。」

望山目屎含目墘，滿腹話語講袂出喙。陳總制停一睏仔閣講：

「guá想誠久，只有按照guá交代lí的方法去做，大明百姓，才有出頭的一工。lí袂使軟汫，毋通生狂，愛會記得：『攻火不以火，攻金不以金。』。袂使想欲強爭力取，一定愛忍長待久。無

**(p.28)**

lán對不起國姓爺，lí知無？」

望山哭出聲，猶未回答，陳總制閣講：

「唐山予蔡文玉兄弟去辦，lí負責台灣各地。」

望山對椅仔頂跐（chhū）落來，跪佇陳總制跤邊，無閣哭出聲，講：

「總制爺，lí放心，guá一定會照lí交代的去做。」

總制爺嘛梢聲矣：

「lí愛忍耐弓予牢，鄭家國祚袂傷久，無偌久東寧局面會有變化，了後──」

「啊？」

「──lí聽guá講──以後毋管東寧國事按怎變化，lí攏袂使振動半下，尤其袂使得罪馮錫范佮劉國軒兩人。『既待來日，必忍今時』。知影無？」

「望山知影。」

「若按呢lí去揣文玉兄弟！」

五月節過了，「順風鳥」號洋船貨物裝載妥當，準備離開台江內港出洋候風。望山得著通知，就閣再去揣蔡文玉，今仔日一透早，天猶未光，就陪蔡文玉來到大井頭等候郭舵公。

望山自細漢就熟似蔡文玉。文玉已經卅偌歲矣，in老爸較早是唐山山路商行店員，奉國姓

**(p.29)**

爺命令佇伊佇杭州開設布行，做為江南連絡鋪頭。清朝下令遷界禁海了後，山路各商紛紛撤退來東寧，文玉規家伙仔來了後，奉陳總制的命令負責管理鹽行。望山自細漢定定佇蔡家出入，佮文玉交情袂䆀。

這擺文玉奉命過溝西行，望山親自來送別，兩人離情依依，恬恬仔徛佇渡船頭，肩胛頭磕肩胛頭做伙看對面的安平鎮。日頭自身後沓沓仔昇起來，台江港內的船隻漸漸露出面目。文玉指遠遠的一隻洋船講：

「『順風鳥』敢就是中央彼隻？」

「是，倚佇摃砲船邊仔的就是──這馬船隻較少矣，聽講較早國姓爺拄仔來台灣的時陣，遮內外攏是船艦。」

文玉頕頭，講：

「貿易洋船嘛少去矣──懷安侯沈爺嘛賰這隻船。」

「沈侯爺財產hiah濟，煞毋肯加買洋船。」

「大概是驚人目空赤。」

「曷毋是干焦i有船，鄭爺in各府攏有，別人嘛有。」

「懷安侯佮別人無仝，i畢竟是這擺西征才投降入台。i驚鬧代誌。」

「這又閣有啥物關係？王爺相信i，佮i誠接近，無像別人……啊！郭舵公來矣──彼爿……邊仔彼个查某囡仔就是in查某囝郭順風，郭舵公上疼i，逐擺出洋，攏愛順風來相送。」

**(p.30)**

「『順風』啊？按呢郭舵公就是用in查某囝的名號這隻洋船？」

望山一面攑手招呼郭舵公佮郭順風，一面應講：

「毋是，毋是。這『順風鳥』的名是沈侯爺號的。文玉兄知影沈侯爺是滿清封駐潮州的『續順公』……」

「著，『續順公』，所以才號做『順風號』──望山guá走了後，lí愛較捷陪陳總制講話，i近來身體實在無好。」

「guá會啦。」

文玉佮郭舵公坐渡船過港，望山陪順風離開大井頭。

順風比素面減幾歲，雖然無像素面遐爾聰明伶俐，煞較天真快樂，i無煩無惱，看著人總是有講有笑。順風母親早就過身，干焦一个兄哥，名叫郭東南，這馬做安平水鎮軍士，無蹛佇厝內，郭舵公一出洋，厝內干焦賰順風佮許姑兩人。望山想到遮，頭犁犁問講：

「順風，東南兄有轉來無？」

順風越頭笑笑講：

「guán阿兄定定轉來──i五月節嘛有轉來。i佮素面姐誠有話講呢！」

「唔！in講啥物？」

「嘻！攏講lí啊！」

望山聽著，恬恬無閣開喙。順風閣講：

**(p.31)**

「in講lín的婚事……阿兄講應該由阿爸的主意，因為阿爸疼素面姐佮疼guá差不多；講許姑既然佮阿爸同房，應該算是夫妻，所以應該阿爸主意，毋是許姑主意。」

順風年歲雖然細漢，捌的代誌煞袂少，聽i閣講：

「望山兄，guá共lí講喔，素面姐彼工閣哭矣！」

「n̂g？」

「guá去勸i，聽i咧哭『阿爸』『阿爸』，i猶是想i唐山的阿爸。」

望山吐一口氣，閣聽順風講：

「guán阿爸彼工問素面姐愛i紮啥物轉來，i講欲愛一張世界地圖──這當然是欲送予lí--ê。」

「若lí叫郭舵公買啥物？」

「無啥……guá干焦愛日本銅鼎、茶鈷，佮一个西洋火鏡。」

「火鏡？引火用的？」

「是啊！有日頭的時，起火較方便。」

望山送伊一程，離郭家無偌遠，就佮順風道別，家己轉去總制府。

**2.拜溝西行**

「順風鳥」號是一隻舊洋船，船身長七丈外，寬兩丈四尺外，會使載貨物兩三千擔。船有

**(p.32)**

三桅，主桅佇中央，前後攏有副桅，船頭到船尾，大大細細攏總二十五艙。艙頂人員、舵公、總管以下、碇繚庫舖，攏總五、六十人。郭舵公負責扞舵行船，佮帆繚起落，若是貨物買賣，錢項出入，由沈總管經理。

洋船出港候風，工課誠濟，規隻船水手攏愛聽舵公指揮，所以郭舵公一上船，逐家攏開始無閒矣。

郭舵公共蔡兄弟安頓佇家己的艙房內底，就去船頭指揮梢工繚手起錠掛帆，紲落去船尾舵樓監督舵工扞舵開船。

安平的風向是早東午西，所以船隻攏是早出晏入。下早仔風向佮平常仝款，對赤崁吹向外海，「順風鳥」號順利起錠食風，出鹿耳門，到外海候風放洋。

北風拄才停，南風猶未起，海上風湧平靜，曷無強風，過溝西行，無南風，嘛是會使趁東風出洋。郭舵公共舵工指示羅經針路，吩咐扞舵愛細膩，就離開舵樓，去檢查兩爿船桅帆繚，驗看前後大大細細布篷食風的情形。東風軟勢，船帆平平，i指揮帆繚工共繚索仔小整理一下，予大細各帆會使加食寡風。

看著船隻平穩前進，i滿意頕頭，閣轉去舵樓，共舵工講：

「guá入去艙房一下仔，舵lí著細膩扞──中晝欲過烏水溝，才換guá。」

舵工叫胡大，三十外歲，綴郭舵公幾若年，做人古意負責任，所以郭舵公放心交予i扞船。這時胡大規心咧看前頭的海面，雙手共舵柄扞牢牢，聽郭舵公的話了後，輕輕仔頕頭。郭舵公

**──── 6/10  P.33~P.38 ────**

**(P.33)**

閣看一下仔桌頂的羅經，就放心轉去i的艙房。

蔡兄弟當徛佇窗前看海，郭舵公入艙房的時陣，蔡兄弟講：

「今仔日風湧誠平靜。水青浪白，誠清誠明。」

「等一下到烏水溝就無仝囉──lí敢毋免睏一下？」

「免，guá袂忝。」

「誠久無坐船矣乎？」

「舊年猶去過一遍廈門──今年運幾若遍鹽到澎湖。」

「澎湖干焦過烏水內溝。」

「內溝無親像外溝遐危險。」

「是啊，上危險的是大洋外溝。內溝一衝就過矣，外溝的風湧歹預測，愛特別細膩──lí歇睏一下，這馬船面水手傷濟，lí嘛是留佇咧艙內，避免人人熟似lí。」

「好。」

郭舵公離開蔡兄弟，出艙去揣沈總管。沈總管的艙房佇船中央，是所有船艙中上大間的，前後隔壁是糖米粗重貨艙。貨艙鎖匙攏予總管保管，i艙內猶有誠濟柴頭櫃仔，貯貴重的幼貨。沈總管生做矮頓矮頓（é-tǹg），倚五十歲，是懷安侯沈瑞的族人，對沈侯爺誠忠心，做人猛醒，認真負責，平時罕得離開艙房。

「舵公，到底lán欲佇啥物所在靠岸？」

**(P.34)**

「總管，lí放心啦，是佇南日島附近的一个澳灣。」

「送人是簡單，毋過閣愛等人！若是透大風……」

「這帶海灣guá誠熟，做lí放心──明仔載愛揣人駛細隻船仔上岸，若按呢獎金咧？」

沈總管自柴頭櫃仔底提出十箍銀，交予郭舵公，講：

「這逝接送，干焦會使趁遮一百箍銀！」

「是總制爺交代的啊！」

郭舵公接過銀兩，離開總管艙房，轉去舵樓，提起千里鏡，看海面前程。

這个千里鏡是一冬前，行船到暹羅，用心計較，勸沈總管買的。沈總管算盤一下擉，著愛開幾十包白糖，本成毋肯，尾後聽講有洋船佇南海搢風反船，才同意。有千里鏡，校對羅盤針路佮上桅遠望，攏誠方便，天邊風信一旦有變化，事先會使覺察，船隻就閣較安全。

透南風矣，船轉北行，速度那來那緊矣。郭舵公斟酌看一時仔，行出舵樓，共千里鏡交予一个少年人，講：

「lí peh去大桅頂頭看覓，看離烏水溝猶有偌遠？」

閣共一个帆繚工交代講：

「去量一下仔船速緊慢！」

郭舵公轉去舵樓，登桅的少年無偌久來講，澎湖東西吉嶼猶未看著，遠遠的海水猶是青色，小洋烏水溝猶有一程。彼量船速的帆繚工紲落嘛來講：

**(p.35)**

「舵公，船猶慢，無上更的。」

郭舵公頕頭，閣看對船外去。這種風速，中晝欲過溝是無才調，愛等入夜澎湖才會得過，所以i先陪蔡兄弟去食中晝頓，食飽了後，吩咐遠望的少年閣上桅。

日頭那來那熁（haⁿh），熁kah予人擋袂牢，郭舵公坐落來詳細對羅經針路，誠久了後，彼个少年人對桅頂落來講：

「烏水溝就佇咧頭前。」

少年人共千里鏡交予郭舵公，拄欲走，郭舵公講：

「有啥人想欲趁幾箍銀？」

彼个少年人停落來講：

「欲送彼个人上岸？」

「閣愛接人出來。」

「接人？按呢愛等……」

「等一工就好矣──兩人去，每一个人五箍。」

「五箍？我去，我揣人去！」

「lí閣揣一个人，共細隻船仔整理好細，明仔載就下擺。」

「是。」

郭舵公閣用千里鏡看頭前。

**(p.36)**

船頭前的水色翠青，毋過遠遠的海水漸漸轉烏，炎熱的日光照去，彼爿的流水袂輸鼎內的燒水咧滾絞起落，有的所在閣有捲螺仔旋。今仔日風勢誠軟，溝水猶算平靜。

胡舵工咧講：

「會使遮爾平靜過溝，猶誠少看著！」

郭舵公講著啊，就共千里鏡囥落來，接過舵柄，開始扞船。I向（àⁿ）頭看羅盤，紲落共胡舵工講：

「lí傷偏北矣，溝水是向北流的，這馬食的是南風，愛盡量壓西，才會當踅過東吉嶼……lí去叫逐家出來，欲過溝矣，愛管顧風帆繚繩……下暗著啥人扞舵？」

「趙舵工。」

「叫i來讀羅經針字。」

「是。」

逐家出來，隨人去家己的位，郭舵公專心扞舵柄。趙舵工提千里鏡四箍輾轉看看咧，細膩對羅經針路，一時越頭共郭舵公講：

「頭前正手爿就是東吉嶼矣，欲起湧矣。」

郭舵公共船頭略略仔徙向西北，食南風，緊手衝入去浪溝。

「順風鳥」淡薄仔搖掣，船頭連鞭懸連鞭低，船身予溝水幌來幌去，有時頭攲，有時尾搖，海湧拍著船身，潑著船枋，船身搖動，布帆phi-phi-phiak-phiak響袂離。

郭舵公恬恬仔共舵柄扞予牢，逐家攏無講話，干焦胡舵工有時會提醒i變換方向，閃過湧陵（éng-niā）。

**(p.37)**

i兩蕊目睭金金看頭前的海溝，心內咧想幾十年來的過溝生涯，佮如今的種種問題。

郭舵公名叫「烏洋」，「烏洋」就是「烏水溝」的意思。i佇潮州故鄉出世的時，老爸拄對台灣北港駛船過溝轉去，路過外溝海上，搶兩隻細隻船，分著袂少洋貨，心內歡喜，就共紅嬰仔號名「烏洋」，紀念這擺收成。後來in老爸綴鄭芝龍入福建，航行金門廈門南北，毋閣是做劫船的大本生理，專門替鄭府賣旗收銀。當時台海來往的船隻，若無提著鄭旗鄭票，任何人攏毋准出洋，毋准過溝。無偌久鄭芝龍降清，in老爸投入國姓爺旗下，改做東洋的洋船生理。不幸，有一擺船過烏水外溝，拄著風颱，船破身亡。

郭舵公自細漢就佇船頂做工，對水手做到舵工，經驗豐富，如今身為舵公，掌管一船稍舵帆繚，雖然藝高膽頭在，毋過便若欲過烏洋內外溝，嘛是特別細膩，毋敢凊彩。

國姓爺過身了後，郭舵公才過水，遷徙入台，牽手死後，獨立晟養郭東南佮郭順風兩人大漢。兩年前i對廈門載福建鄉勇眷口入台，佇船頂熟似許姑佮素面母囝兩人，共in𤆬轉去做伙蹛。當時王爺鄭經戰事失利，許姑翁婿無消無息，郭舵公就佮許姑同房，結成老伴，毋過兩人欲拜堂成婚，素面煞堅持反對。in有翁某行，無翁某名，本來嘛無啥物要緊，如今素面婚事受阻礙，i欲出面主意，煞因為身份不明，感覺無方便。

當初素面反對i佮許姑結婚，如今素面佮望山婚姻有困難，素面顛倒怪i毋做主。

**(p.38)**

其實若是早有爸女名份，郭舵公自然愛主意，準講許姑毋肯嘛無關係。

──guá雖然無名份，實在嘛袂使無管，guá一定愛設法予素面佮望山完成心願。

郭舵公過溝的時按呢想，嘛等於對烏水溝按呢下願。

對烏水溝所下的任何心願，是一定愛實現--ê！

毋過到底應該按怎去實現？

許姑有十好百好，就是棄嫌散赤，i一心一意欲共素面嫁入去好額人兜。素面生做誠媠，欲入富貴高門自然無困難，毋過i無貪富貴，干焦愛望山。望山人才誠好，可惜是孤兒。i有一个叔爸，蹛佇咧南洋咬留吧，聽講生理做甲袂䆀，毋過望山無想欲投靠伊，許姑嘛毋肯予素面綴望山落去南洋。

想來想去，欲成全in兩人的婚事，唯一的辦法就是請總制爺派望山做官。

總制爺一世人做官，如今是東寧百官之首，生活卻是簡單樸實，家財平平，望山性質佮總制爺相仝，就是做官，嘛無一定會富貴，毋過總比做軍士較好。

總制爺誠照顧望山，按怎無愛提拔i做官，實在予人想袂曉。這擺替總制爺接送兄弟，順利轉去，加減有功勞，去見總制爺報告的時陣，趁機會替望山求一个官來做，講明是為著素面的婚事，總制爺應該袂拒絕。許姑看著望山做官，就袂閣反對，按呢就會使完成素面的心願矣。

i下這个決定，心安落來。

**──── 8/10  P.39~P.43 ────**

**(p.39)**

無偌久，聽著胡舵工佇邊仔講：

「舵公，澎湖欲過矣，lí緊去歇睏食暗頓，暗時過外溝，才請lí來。」

郭舵公看海面水色漸漸變青，這烏水溝內外中間，俗稱白洋，風湧較平，i放心共舵柄交予胡舵工，斡頭對趙舵工講：

「lí去食飯，飯後是lí掌舵，lí來的時，紮兩tsí銀紙佮香來。」

「好。」

胡舵工笑講：

「舵公，lí閣欲拜溝矣？」

郭舵公無回答，斡入去艙房，食過暗頓了後，𤆬蔡兄弟離開艙房，前往舵樓，那行那講：

「明仔載guá派兩个兄弟駛小船送lí上岸，隨人賞in五箍銀，lí毋免閣予in錢──毋過lí愛較緊去tshuā人出來，guán袂使等傷久。」

「袂傷久。lí共船駛出海來等候，第二工才來接guán就好，彼个人已經佇岸墘等幾若個月矣。照guán在來的規矩，i是袂烏白走--ê。」

「i叫啥物名？」

「叫何應貞。」

兩人來到舵樓，郭舵公點香，一半予蔡兄弟，兩人跪落來拜溝。郭舵公先祝蔡兄弟

**(p.40)**

順利上岸，閣祈求亡父靈魂，望in老爸照常保護i佮順風鳥船東西洋來往安全。唸一大段禱告話了後，i共蔡兄弟講：

「guá閣欲佇遮立誓：guá一定愛幫助素面佮望山完成心願……」

蔡兄弟拄欲peh起來，聽著郭舵公的話，tann頭起來看。郭舵公繼續講：

「……幫助in結婚。」

蔡兄弟頕頭，嘛向頭講：

「guá嘛欲咒誓，一定欲幫助總制爺完成心願！」

兩人拜了徛起來，郭舵公共香交予蔡兄弟，去共銀紙拆開，拗散點火，拍開船尾窗仔門，面對海水雙手攑懸拜三下，共香連同銀紙，擲去水底。

送蔡兄弟轉去艙房，郭舵公閣轉去舵樓，接過舵柄扞船，叫趙舵工細膩讀針路。下暗愛透暝過溝，過溝了，明仔載就會使轉向北行矣。

天頂烏雲陣陣，天星若隱若現，閃閃爍爍，新月偏西，當佇船頭前，郭舵公吩咐趙舵工共燈火歕予化，毋免看針，烏暗中就照新月方向，鼓浪前去。

外溝過了，就是唐山海面，往時唐山官船逐海賊，上濟逐到烏水外溝，就毋敢閣向東行。橫行海峽的兄弟好漢，就藉內外兩溝的庇護，佇澎湖台海一帶，閃避官船。郭舵公定定出洋過溝，毋過誠久無倚福建海面駛船，今仔日若毋是欲送蔡兄弟上岸，嘛毋免西行去南日島……

**(p.41)**

郭舵公拄咧想來想去，船身雄雄晃（hiàng）振動，i清醒起來，振作精神，一路小心共順風鳥號𤆬過外溝，將舵交予趙舵工，吩咐天光了後改駛北向針路，紲落轉去艙房睏。

第二工，駛近福建海岸，沿岸小心北行，半晝時，彼个少年人攢一隻小船，中晝過後共蔡兄弟送上岸。順風鳥號佇海外踅一輾，第二工早時轉去原地，揣著小船，共彼个叫做何應貞的青年接上岸來。郭舵公共何應貞安置佇蔡兄弟睏過的眠床，交代舵工照東北針路，開往日本長崎。

**3.溪邊鹽水**

李望山佇陳家別莊做工課，拄欲共陳總制告辭離開，外口報講馮府巧舍來到。陳總制共望山留落來，請馮巧舍入來。

馮巧舍佇兩个隨從陪同之下，笑頭笑面帶，搖搖擺擺對門口行入來，共陳總制行一个禮，閣共望山頕頭致意，誠客氣對陳總制講：

「總制爺，侍衞爺叫guá來向lí問安，問lí這爿有啥物欠用無？今仔日──」

i閣看望山一目，閣講：

「──侍衞爺愛guá先共總制爺送番銀兩百箍來，表示侍衞爺對總制爺一點仔小小心意。」

講了斡頭看i正爿隨從，彼个隨從一步向前，共一橐銀包雙手捀起來欲予陳總制。陳總制搖手講：

**(p.42)**

「毋通，毋通，guá哪好意思提馮侍衞的銀兩？昨昏佇王爺面頭前，guá已經講明白矣，guá佇開化里赤山遐閣有幾坵仔田地，逐冬攏有收成，gún的生活無問題。」

「陳總制的生活哪會有問題？這兩百箍銀嘛毋是予lín做生活費用ê──兩百箍銀哪有夠做啥物生活？侍衞爺的賞賜過頭濟，阮總制爺毋肯收，所以干焦送一點點仔，是因為lín今仔日對總制府搬轉來永康里，上下辛苦，這不過是淡薄仔心意爾爾──」

馮巧舍那看望山，那繼續講：

「干焦是欲予總制爺賞予下跤手人，賞in搬厝辛苦爾爾……喂！lí收落來。」

望山聽著馮巧舍命i共銀包收落來，就斡頭去看陳總制。陳總制想一時仔才頕頭，望山伸手共銀包收落來，誠毋甘願，攑頭看彼个得意的馮巧舍閣講：

「總制爺，lí敢有啥物欲共侍衞爺交代--ê？」

陳總制沓沓仔搖頭：

「無啥──以後莫閣叫guá『總制爺』矣，我已經辭職矣。莫閣叫guá『總制爺』矣。」

馮巧舍笑笑，講：

「陳先生辭去總制，guán攏誠意外，本底逐家攏叫是陳先生干焦欲辭勇衞鎮咧！其實啊，陳先生毋管武鎮，嘛愛管文府啊，哪會連總制嘛欲辭？」

陳總制看來無趣味去回答這个問題，望山就插喙問講：

**(p.43)**

「馮侍衞毋是嘛欲辭侍衞鎮？」

馮巧舍共望山睨一下，語氣冷淡講：

「欲辭嘛愛看王爺肯毋肯──陳先生，這guá告辭矣。」

馮巧舍離開了後，望山問陳總制，這个人敢是安平鎮有名的馮府巧舍，陳總制頕頭，共望山講：

「這嘛是lí袂使得失的人──望山，劉國軒來接管勇衞鎮，lí愛小心侍候，i嘛是袂得失得--ê。lí知影這劉將軍的性地，i刣部屬佮刣對手仝款，攏無留情面--ê。」

「guá會細膩。」

陳永華受侍衞鎮馮錫范的壓迫，一時憤慨辭掉總制佮勇衞兩職，退居永康里別莊。馮錫范本底想欲兼領勇衞鎮，毋過上尾鄭經派征北將軍武平伯劉國軒接管。總制一職，煞無派人接任，國事專由監國爺管理，毋過侍衞馮錫范逐工親侍鄭經王爺，會當傳王爺旨意，監國爺自然無法度佮i爭權矣。

陳總制閣講：

「這擺勇衞鎮好佳哉，猶未予馮錫范搶去。這馮錫范竟然想欲一手獨攬親軍衞鎮！」

「王爺的親軍就算侍衞鎮佮勇衞鎮上整齊矣，若是兩鎮攏予馮錫范掌管，按呢i閣較是目中無人！」

「話按呢講是無錯，毋過劉國軒終歸尾是袂佮馮某作對，勇衞鎮交予劉國軒，雖然有淡薄仔分伻（pun-phenn）著馮某

**──── 8/17  P.44~P.48 ────**

**(p.44)**

的兵權，予i袂當獨攬親軍，毋過馮某嘛是無啥物顧慮ê。」

「當初i想欲辭掉侍衞，原來是假的。」

「i陪王爺西征失利，轉來東寧後受著指責，才假意講欲辭職──望山，人情奸巧，lí愛謹慎做代誌。」

「是──王爺會命人接任總制無？」

「這guá毋知，應該袂！」

「總制爺按呢文武攏辭，東寧無人thang對付馮錫范矣。」

「這無guá的tī代──lí共彼兩百箍銀交予後面，隨人去分分咧！」

「好！」

陳總制的查某囝，就是監國鄭克𡒉夫人，明仔載欲來別莊省親，陳總制命素面下暗去安平蹛，明仔載透早陪監國夫人轉來。望山送素面去坐舢舨過港，一路上兩人那行那歇，不知不覺來到新港溪邊。

新港溪自新港番社經蔦松街佮洲仔尾流入台江內港，因為大流時海水倒激，溪中全是鹹水，所以新港溪閣叫鹽水溪。

陳家別莊離溪邊誠遠，兩人行誠久，感覺真忝。雖然欲暗仔，天氣猶熱熁熁，日頭

**(p.45)**

毒咬甲人真艱苦罪過，望山話本來就少，如今心情無好，閣較無話通講。兩人恬恬仔行，欲到溪岸的時，聽素面那吐大氣那開喙講：

「望山，以後lán兩人見面的機會會愈少矣。」

「guá會定定來見總制爺。」

素面搖頭講：

「袂，lí袂。劉國軒接管勇衞鎮了後，哪會予lí拋拋走？」

「guá總有時間來啊！」

「lí有時間嘛無一定肯來看guá──五月節lí就毋肯來guán兜食肉粽。」

「許姑i……」

「總是講i，管guán阿母創啥？舵公伯毋是有開喙共lí請？」

「guá共lí講過，我歹勢去lín兜過節。」

「哼！歹勢！lí這个人就是遮爾無路用！按呢落去，lán的代誌，哪會有結局？」

「guá……」

「莫驚guán阿母……著啦，今仔日guá分著一箍銀──」

素面對橐袋仔摸出一个番銀，欲交予望山：

「──guá交予lí，lí儉起來，以後guá有賞銀攏欲交予lí，lí共儉起來。」

「莫！莫！lí儉，guá嘛分著兩箍銀，guá交予lí做伙儉起來。」

**(p.46)**

「lí哪會按呢？lí嘛毋是毋知影guán阿母！i知影guá有番銀，閣會予guá儉私奇？」

「許姑嘛是提去買物做家用。」

望山共彼兩箍番銀楔（seh）佇素面手裡，愛i囥入去橐袋仔，順手共i的手牽牢咧，搝i行向溪岸。

「lí毋儉淡薄仔錢，guán阿母袂答應lán結婚--ê。」

「guá會儉。」

「總制爺按怎欲辭職咧？i辭職了後監國爺是欲按怎？監國夫人一定誠傷心，下暗guá欲按怎安慰i才好？」

「總制爺講監國爺是王爺的大囝，王爺會照顧i，毋免lán來操心。」

「哼！王爺啥物代誌攏毋管，規工啉酒聽歌，家己身體攏顧袂好勢，哪會照顧到監國爺咧？」

「lí到安平，千萬毋通講這種話喔。」

「莫講就莫講──望山，總制爺無蹛佇總制府矣，lí佇遐事事項項愛細膩啊！」

「喔。劉將軍i……」

「劉國軒佮總制爺無仝，lí是知影--ê。」

「guá知影。」

「總制爺有交代lí啥物代誌無？」

**(p.47)**

「啥物代誌？」

「總制爺平時上疼lí，lí的代誌比in親生後生閣較要緊，定定留lí佇書房講話。如今i雄雄辭去文武兩職，共東寧國事攏總交予監國爺去擔，i到底有啥物拍算，i敢無共lí講？」

「i會有啥物拍算？i不過是身體無好爾爾。」

「guá看總制爺毋是身體無好，是心情無好。逐擺guá送茶入去書房，總是看著i一个人咧吐大氣，呆呆愁愁咧想啥。以早guá捌對監國夫人講過，監國夫人i嘛誠煩惱。監國夫人掠準in老爸是為著國姓爺……」

「國姓爺交代i愛助王爺管理國事。」

「毋過王爺煞捒予監國爺去管，監國爺才十九歲……」

「監國爺有in阿公國姓爺的英氣，只是看袂慣勢in阿叔鄭爺佮侍衞馮爺in。」

「所以總制爺無應該辭職，應該照顧in查某囝佮囝婿……」

到新港溪岸，素面無著急去坐船，i共布鞋褪落來，行入去溪底，向腰拍水，用手捧溪水，搵佇喙脣，伸舌舐一下。望山拄褪鞋落水，聽著素面咧講：

「做老爸的總是會照顧囝婿--ê。」

望山知影素面閣咧懷念唐山in老爸，行倚去安慰i講：

「舵公伯對lí嘛像對親生查某囝仝款。順風佮東南兄嘛攏像親兄妹仝款對待lí！」

**(p.48)**

素面無回答，攑頭看西爿，望山嘛綴i看外海。

日頭已經落到安平鎮頂頭，鹹鹹的海風吹來港岸，吹對面來，望山胸坎thîng-thîng，欶一口氣，攑頭看著有船入港。大概是澎湖轉來--ê。

「望山，這海水佮唐山的海水敢是仝款--ê？」

「海水攏是仝款--ê，是規世界流來流去--ê。」

「guán阿爸一定佇海邊等gún轉去，i若佇海邊摸海水，就會摸著guá摸過的海水……」

「素面，lán去港邊坐，海流咧退矣，溪水愈來愈急……」

素面閣向腰捧水，雙手捧到面頭前，兩蕊目睭看海水，海水沓沓仔對指頭仔縫流落來。

素面咧哭！

「這海水共gún爸女分開，予guán袂當見面，烏溝白洋，東西分隔──guán阿爸這時陣無的確嘛徛佇海邊，海水既是相通，這水裡一定有阿爸流過的目屎……」

「莫哭矣，素面，莫想遐濟，lín阿爸袂來海邊，滿清人遷界禁海，百姓是不准來海邊--ê。lán去岸邊坐！」

望山牽素面轉去，兩人共布鞋穿好勢，揣著岸邊的草仔埔坐落來。

「毋知啥物時陣才會當佮阿爸相會？guán過水來東寧已經兩冬矣，啥物時陣才送gún轉去？」

「這馬金門廈門攏袂使去矣。」

**──── 8/24  P.49~P.53 ────**

**(p.49)**

「當初實在無應該叫gún過水來，這馬袂當送gún過溝轉去矣。」

「蹛佇東寧是仝款--ê。」

「lí是東寧出世的，lí當然是仝款--ê。」

「lí莫想轉去的代誌矣！」

「這條烏水溝害人不淺──望山lí下一擺啥物時陣來別莊見gún？」

「guá嘛毋知影。」

「頂擺舵公伯來總制府揣總制爺，到底有啥物代誌？」

「這lí莫管。」

「敢是欲叫舵公伯送人去唐山？望山，對長崎敢是會使坐船去福建？」

「lí哪會欲問這？」

「guá咧想，若是會使去見阿爸一面……」

「lí想啥咧？長崎路途窵遠，坐船愛幾若工……」

「若按呢，會使寫批轉去無？」

「寫批？」

「寫批予guán阿爸i……」

「寫批予i有啥物代誌？」

「寫批叫阿爸准guá嫁lí！」

**(p.50)**

「素面，舵公伯會准啦。」

「i准無路用，阿母毋准。」

「舵公伯會共苦勸。」

「阿母袂聽人苦勸。guá勸i莫嫁予舵公伯，i就毋聽──」

「in曷會無結婚。」

「──以早guá毋肯i嫁予舵公伯，這馬是i毋肯guá嫁予lí。」

「lí當時哪會毋肯許姑嫁咧？舵公伯人誠好啊！」

「阿爸猶在生，阿母哪會使嫁別人？」

「in大人的代誌，lí莫管矣──舵公伯同意lán結婚，i會想辦法--ê。**」**

「guá毋肯做i的查某囝，嘛歹勢求i幫助lán。」

「總制嘛會共lán鬥相共。」

「總制i心情無好，哪通勞煩i費心──看lín定定咧講啥物反清復明的代誌，lín定定講，煞啥物攏無做，lán的代誌，lí攏無關心。」

「guá哪會無關心！」

「lí佮總制爺仝款，喙內攏是掛心國姓爺……總制爺一世人做官，生活佮普通人仝款，遐爾清苦。」

**(p.51)**

「lí是上尊敬總制爺--ê。」

「guá尊敬i，嘛尊敬lí，毋過lí袂使無管lán的代誌啊──後擺lí啥物時陣來看guá咧？」

「guá一個月總會來一兩擺。」

「才一兩擺？若毋是總制爺，lí攏無想欲來！」

無偌久，舢舨到位，望山送素面坐船，兩人依依告別。

**4.赤山龍湖**

東寧總制兼領勇衞，諮議參軍陳永華，永曆三十四年(西元一六八○年)五月辭掉總制佮勇衞兩職了後，搬轉去永康別莊蹛，逐工孤坐書房，心情鬱卒。in囝婿鄭克𡒉欲接i去安平鎮蹛，以便就近侍候，方便隨時請教，陳永華驚人目空赤，堅持毋肯，猶是蹛佇遐，毋肯過問國事。

劉國軒接管勇衞鎮了後，改總制府做「將軍府」，李望山猶原佇府內任軍事，毋過衞鎮要事，有劉將軍命人處理，舊人袂使插手，望山無代誌thang做。無偌久，為防清軍來攻，台灣各地召集庄丁，訓練自衞，劉將軍就派望山協助訓練。訓練庄丁事務繁忙，望山就袂當定定去永康里見陳永華，素面因為按呢大受氣，便若見面就責怪李望山。

「望山，總制爺心頭鬱卒，無人thang講話，lí竟然無來看i。」

「逐工攏無閒壯丁的代誌……遐的壯丁無好訓練。」

**(p.52)**

「抽壯丁按呢抽，莫怪人怨慼！」

「袂使人強迫抽丁，攏嘛愛百姓歡喜入伍的，才會使抽來訓練啊！」

「哪會袂使強迫？guán阿爸當時佇福建，予人抽去做鄉勇，毋是用強迫--ê？閣掠guán母囝做人質咧！」

望山看素面，知影這閣引起素面心思，想起in父親，就解釋講：

「彼是作戰臨急，佮這馬無仝款。」

「有啥物無仝款？阿母共lín罵死矣！」

「許姑i按怎講？lí按怎受氣？」

「guán阿母講，lín抽壯丁，愛百姓出錢，毋管好額散赤，十戶分一丁，一丁愛一百箍，一戶愛十箍──彼工guá轉去，阿母就咧囉嗦，guá只好將lán彼三箍銀提出來，予i鬥數出錢。I講guán攏已經有東南兄咧做兵，按怎閣愛出錢？」

望山無願意閣講這件代誌，過一時仔就問總制爺身體如何，素面應講：

「總制爺規工毋講話。彼工監國夫人轉來，看in阿爸按呢，哭誠久，愛guá加照顧i──i猶是叫guá『妹妹』。」

「lín同姓，叫姊妹是應該--ê──i對lí誠好。」

「i猶未出嫁的時，攏是guá咧陪i，若毋是為著lí，guá早已經陪嫁到安平去矣。」

素面踅頭睨望山一目，望山回笑一下，素面嘛笑矣。

**(p.53)**

「總制爺破病，lí愛定定來啊！」

「了後guá暗時來。」

「lí趕緊去陪總制爺！」

無兩个月，陳永華終於憂愁死去，李望山向劉將軍請假一個月，助陳府辦理喪事。

望山節哀順變，先佇陳家幫忙料理幾工，就𤆬陳府兩个家人陪地理師上北，到赤山庄去勘查墓地。i𤆬in佇大潭邊寺廟龍湖巖內借蹛過暝。

赤山庄是陳永華私人出資開墾的田庄，田庄附近有大潭，潭邊龍湖巖是當年陳永華帶兵駐守所建。遮山水環抱，四圍清淨，陳永華非常欣賞，所以修廟奉佛，佮庄人禮拜，李望山瞭解總制爺心意，所以建議安葬佇遮，陳府家人嘛攏同意。

第二工，望山陪地理師四界勘查，佇大潭山頂選一處吉地，派工整理墓壙。

選好墓地，望山到庄內去準備需用的米菜佮喪葬用品，詳細安排了送葬男女的食睏問題，因為監國夫人欲親自送棺前來，閣吩咐摒掃兩間清氣房間，佇庄內揣來幾个清潔用心的婦人人，等候內外侍候。

赤山庄人原本攏是陳永華的部屬，這馬閣是陳家佃農，陳家收租咧磅粟仔在來寬量公平，庄人懷念德意，聽著陳永華過身，自然人人悲傷。望山定定來遮收租，所以庄人攏熟似i，i共紮來的銀兩分予庄內妥當庄戶，共應備應買的物料分別交代去辦。事事料理清楚了後，i留落來一个家人陪地理師照顧墓地，𤆬另一个家人趕轉赤崁來。

**──── 8/31  P.54~P.58 ────**

**(p.54)**

i先轉去將軍府洗身軀換衫。劉將軍知影i轉來，叫軍士送來番銀五百箍，助陳府治喪，望山毋敢拒絕，入內去共劉將軍說多謝，趕去陳家別庄。

祭奠儀式已經完成，第二工透早，各地調用的牛車人員齊到，陳永華的棺木用雙牛搝，監國夫人的座車特別搭布帆，其他八隻牛車，載孝男孝孫、鼓吹隊伍，佮陪送人員。

素面佮監國夫人仝車，恐驚十喙狗尻川，望山無方便定定去揣i講話。望山無定定坐佇車頂，i佮幾个負責的兄弟落車步輦，沿路答謝附近佇戶的祭拜。車隊到三坎店，過溪上北，沿路庄頭那來那少，逐家才小可仔thang歇喘。

望山來到監國夫人的車邊，素面看著望山倚來，就跳落車。望山看i目蚶腫歪歪，知影i閣哭過，拄毋知按怎安慰，聽i輕聲咧講：

「監國夫人睏矣，i傷忝矣。」

「嗯！素面，lí莫閣哭矣，lí嘛歇睏一下！」

「好──望山，lí叫車隊毋通行傷緊，監國夫人有身，lí敢毋知？」

望山頕頭，素面閣講：

「車隊莫行傷緊，鼓吹嘛毋免歕傷響，其實會使叫in歇睏矣──天氣燒熱，guá驚監國夫人擋袂牢。」

「監國夫人猶咧哭？」

「嗯，當然──望山，彼爿歇暝的問題……」

**(p.55)**

「guá安排好矣，lín蹛龍湖巖寺內，gún蹛庄內。」

「啊？lí無佮gún蹛廟內？」

「guá走來走去，無一定睏佇遐。」

「按呢guá有代誌按怎揣lí？」

「有代誌揣海客姆。」

「海客姆……是i，i？」

「guá吩咐i揣幾个伶俐的婦人人去龍湖巖摒掃整理，lín到的時陣，in已經準備好侍候。」

「guá會記得海客姆，舊年過年i送guá一尾鹹魚。」

「海客伯in翁某逐冬攏會送鹹魚仔佮鹹豬肉予總制爺。」

「in猶有咧掠魚仔？」

「海客伯爸囝咧掠魚，海客姆咧飼豬──guá共i講lí會去，i誠歡喜。i叫guá𤆬lí去in厝庄潭邊划船。」

「划船啊，好啊，划船啊？毋過，這時……i……」

素面用手指車頂監國夫人，閣講：

「guá是來照顧監國夫人--ê，而且lán是來送葬……」

「無要緊，等送葬了，欲離開的上尾一工暗時，guá叫海客姆侍候監國夫人睏，guá去

**(p.56)**

𤆬lí出來，lán才來去大潭邊划船。」

「好是好，毋過……毋過lán是來替總制爺辦喪事，哪會使偷走去𨑨迌？」

「無要緊，素面，總制爺無希望lán悲傷──lí看，監國夫人一路攏毋敢哭咧！棺木入土了後，暗時guá去揣lí。」

「好！」

素面翻頭欲上車，望山共i搝牢咧閣講：

「素面，lí共監國夫人講，講劉將軍閣送五百箍銀，助辦喪事，叫監國夫人轉去愛對監國爺提起，監國爺見著劉將軍愛共人說多謝──嘛叫監國夫人毋免煩惱費用開銷。」

「唔──劉國軒閣送五百箍……？哼！i閣誠有心，i嘛毋是佮馮錫范仝黨--ê，對總制爺……」

「lí莫亂講，劉將軍毋是毋知影馮侍衞的為人，只是劉將軍佮馮侍衞的父親有舊交情，袂使無佮i周旋，其實劉將軍……」

「哼！lí這馬做i的部屬，顛倒替i講話──好啦，guá會共監國夫人講。」

車隊佇善化里過暝，誠濟庄民前來祭拜，望山的教冊先生沈國公蹛佇善化庄內，嘛來上香。誠久無拜訪沈國公矣，望山想欲佮i加講幾句，毋過身負護棺重責，毋敢離開，干焦佮沈國公交談幾句，毋敢加講。I安排好停棺燒紙佮眾人歇暝食啉逐項代誌了後，就佇棺木邊仔的罩帆內底歇睏。

**(p.57)**

第二工一透早出發，暗暝時來到龍湖巖，將棺木停入廟內正廳，安排各人歇暝。第二工起，請和尚連做三工法事。彼廟內大細幾个和尚，攏熟似陳永華，以往陳永華來到赤山庄，嘛攏佇遮歇暝，i佮廟內的和尚有交陪，所以幾个和尚攏誠心誠意誦經做式，確實流袂少目屎。

望山吩咐運棺牛車佮工人先轉去，i家己到墓地催工人整理墓壙。第四工下晡，墓壙完成，眾人扶棺入土掩埋。鄭經王爺到陳家祭拜時賜「資政大夫正治上卿」的名位，閣愛請人新刻墓牌，佇明年對年時上墓立牌。一番祭拜了後，望山叫各人較早歇睏，明仔載一透早轉去。

海客姆佇龍湖巖侍候監國夫人上床，望山照原計畫，𤆬素面來到大潭邊海客伯厝內。海客伯早就共船仔攢好勢，船頂燈火點著，燒茶果子攢好勢，i𤆬兩人上船，家己留佇岸邊點火等候，吩咐in小心划船，袂使離岸傷遠。

望山輕輕仔共小船划出去，素面坐佇燈火邊，面笑笑咧擘塗豆。i擲豆仁入喙，用手摸弄小籐籃內的芳瓜、塗豆、龍目佮番薯，摸一時仔，將手中的塗豆殼擲入水裡，攑頭看天頂，閣四界看，共望山講：

「毋免划傷遠，lán來講話吧！」

「較過咧，彼爿才看會著月娘！」

素面閣攑頭看天，講：

**(p.58)**

「月眉偏西爿去矣，月眉雖然細，天頂無雲，看起來嘛誠光！彼東面內山的天色誠烏……潭頂風誠涼。」

「中秋欲到矣，當然涼。」

「中秋……，啊，中秋若lán佇遮划船，毋知偌好。」

「中秋guá愛轉去將軍府。」

望山共槳停落來，囥入去船內。素面手中已經擘幾若粒塗豆，伸手交予望山講：

「塗豆lí食，lí看，閣有龍目、番薯……」

「海客伯做人誠好。」

「中秋lí愛轉去將軍府矣──望山，guá共lí講，昨暗監國夫人叫guá去安平陪i，i講永康里彼爿，毋免遐濟人──lí看按怎？」

「誠好啊！監國夫人本來佮lí誠好--ê。lí按怎回答i？」

「本來guá想欲先問lí的意思，毋過guá知影lí會同意，所以guá先答應矣。」

「lí應該問許姑的意思。」

「無問guá嘛知，i袂反對--ê，i會贊成guá去。」

「lí哪知影i會贊成？」

「i定定講安平鎮內攏是貴人……唉啊！莫講guán阿母啦！想著i，guá就氣，來遮遊潭閣講i！」

**──── 9/7  P.59~P.63 ────**

**(p.59)**

「好，莫講！」

「望山，lí來遊過這大潭無？」

「遊過。」

「敢像按呢？敢有人陪lí？啥人陪lí？」

「有啥人會陪guá？guá是佮海客伯來釣魚仔--ê。」

「敢嘛是暗時？」

「毋是。」

「望山，lí按怎毋來赤山庄種田抑是掠魚仔，按怎欲留佇咧赤崁做軍士？」

「總制爺叫guá綴i。」

「望山，昨昏guá佮海客姆講話，i講in查某囝欲出嫁矣，是嫁予一个仝庄掠魚仔--ê。」

「是第二个查某囝吧！」

「是。guá看海客姆真正歡喜──按怎，望山，按怎海客姆共查某囝嫁予掠魚仔--ê，心內就歡喜矣，guán阿母煞毋肯guá嫁予lí，嫌lí這嫌lí彼？」

望山伸手去提一塊番薯，細聲講：

「lí毋是講莫講許姑？」

素面伸手拍船邊的潭水，口氣有一寡仔怨慼：

「逐擺講著lán的代誌，lí總是莫講莫講！總制爺死矣，lán的代誌到底是欲按怎咧？望山

**(p.60)**

，按呢guá袂放心佮lí行啊！遮爾好的所在，雖然佮意佮lí做伙，毋過想著lán可能袂使做翁某，叫guá按怎歡喜佮lí遊山玩水咧？」

「望山伸手搝素面的手。I的手沐過水，冷吱吱，素面本底向頭咧怨慼，攑頭發現望山的面傷接近，就共手搝轉去，頂半身向後壁退，人愣愣，斜目看望山。

潭頂風靜無聲，船頂燈火暗淡，船頂人的心情嘛仝款暗淡。素面掠望山癡癡看，望山嘛共i癡癡看。雄雄，素面身軀振動，船身搖掣，望山驚覺，趕緊共船身扞予牢，素面閣向頭想。

一睏仔，i才攑頭講：

「望山，lí來安平鎮，好無？」

「啥物時陣？」

「毋是啥物時陣，guá是講lí調來監國府──guá昨昏佮監國夫人講lán的代誌，i講上好請lí調來監國府，請監國爺派一个兵官啥物予lí做，按呢，guán阿母就會同意lán的婚事矣！」

「許姑毋是嫌guá毋做官，是嫌guá無錢。」

「做官就有錢。」

「做官無一定有錢，像總制爺一世人做官，哪有趁著啥物錢？袂趁錢--ê，做官嘛無啥物錢。」

「總制爺是好官。」

**(p.61)**

「東寧有i，才有今仔日。孔子廟嘛是i起--ê，鹽埕嘛是i辦--ê，瓦窯嘛是i開--ê，保甲嘛是i設--ê……」

「i是為lín東寧做袂少代誌，毋過i按怎欲辭職咧？監國夫人講，i一辭職，去誤著監國爺，如今i過身矣，叫監國爺按怎對付鄭二爺in佮馮錫范in咧！」

「有王爺佇咧，驚啥物咧？」

「望山，誠奇怪，有誠濟人講，總制爺是歡喜去死--ê，講i死矣，較清心──到底i煩惱啥物咧？馮家敢真正遐可惡？」

「素面，毋是啥人可惡，是王爺無管代誌，無想欲西攻唐山，無閣共國姓爺心願囥咧心肝內，閣無法度治好東寧國政。總制爺感覺閣活落去無意思，才甘願死--ê。」

「總制爺猶想欲叫王爺去攻滿清啊！滿清人無來攻台灣就誠好啊！」

望山吐一口氣，講：

「情勢按呢，國姓爺的心願無法度完成，而且東寧國政日非，總制爺無能為力，所以i甘願這馬去死。」

「i死lí敢若無誠傷心。」

「guá哪會袂傷心，毋過，總制爺確實講過，心願歹完成，不如死得時，袂使臨難才死！」

「敢是講死比活咧受罪閣較好過？」

**(p.62)**

「i是這个意思。」

「lí敢嘛是按呢想？『死得時，比活咧受罪好過』！」

望山無願意佇咧這良辰美景，講死矣罪啊，就閣擘一粒龍目送予素面食。素面講：

「lí家己食，guá家己擘──望山，若按呢lí到底想欲去安平鎮無？」

「guá實在無想欲做官。」

「無做官嘛來啊！至少比佇將軍府好，佇監國府lán逐工攏會使見面啊！」

「好啦！guá轉去了後，就請劉將軍准guá調，毋過lí袂使叫監國爺派guá官做！」

「其實，guá嘛無愛lí做官──lí看，這赤山庄的百姓遐爾快樂，海客姆有討海人做囝婿，就心內歡喜，guán阿母連lí這種人攏嫌無滿意。阿母以早佇福建毋是按呢，這馬到lín台灣，蹛佇赤崁街，看人富啊貴啊，就變一个人……」

素面雄雄伸手揤佇望山的小腿：

「……其實，lí guá蹛佇咧遮作田，lí做作穡人，guá做庄婆，像海客伯海客姆in敢毋是誠快樂？」

「是誠快樂。」

「所以lán實在不如in庄內人！」

望山看岸邊，講：

「月娘欲落海矣，海客伯猶佇彼爿等lán咧！」

**(p.63)**

「著！」

「那按呢lán划船轉去！」

「好。」

素面用手拍水，望山輕輕划船，月娘已經欲落海。望山照岸邊海客伯燈火的方向划轉去，素面雄雄共i擋牢--ê講：

「lán踅玲瑯轉去，guá無愛隨轉去。」

「好啦！lán沿岸邊駛。」

岸邊水草ām-ām，火金蛄點點飛舞，這爿起彼爿落，四跤仔哇哇啼叫，望山心情轉好，雄雄笑講：

「聽著四跤仔聲，就想起guán沈國公的蛙聲詩。」

「lí誠久無去看沈國公矣──彼工i來上香矣。」

「是──i的蛙聲詩……」

「lí唱予guá聽！」

「好，guá唱──

「『時當默處懶爭鳴，夜向空庭獨發聲，

低逐蛩號音不亂，高隨蚓曲氣還清。

**──── 9/14  P.64~P.68 ────**

**(p.64)**

官私卻混今啥人問，鼓吹難齊部未成，

雨後竹中空自怨，並無飛羽宿啼更。』」

「唱起來誠好聽，這詩是講啥物代誌？」

「干焦是借水雞發聲來比喻一个人講話無人聽，意見無人採用時的心情。」

望山共彼詩句大意小可仔解釋一下，素面聽著頕頭講：

「沈國公就是愛講話，才險險仔去予鄭王爺掠去刣頭。」

「沈國公本來就希望王爺整理兵船攻打滿清，王爺毋肯聽。了後三藩起義，王爺閣臨時決定出船過溝去響應，毋過準備不足，拍了幾年，上尾毋是清人敵手，所佔府縣全失，兵、船、糧食損失無數，大敗回台。若早聽沈國公的話，先有戰備，就袂按呢。」

「喔……按呢沈國公閣有做啥物詩？」

望山看著素面情緒轉好，就大膽講笑：

「i閣有寫一首詩講lí。」

「講guá？騙人！i根本毋知影guá。」

「哪毋知？lí聽，i的詩有兩句是：

「『不識春風面，

**(p.65)**

何人問落花？』」

「『不識春風面，何人……』，這佮guá有啥物關係？」

「哪會無關係？春風面，就是媠面，就是素面啊！」

素面伸出正手的指頭仔tiak水，tiak甲望山規頭規攏是面水。望山伸手拭面，輕輕仔笑。素面心情歡喜嘛笑矣，i講：

「lí竟然會講笑，竟然嘛會亂講！閣有啥物詩？lí家己寫過啥物詩咧？」

「Guá寫袂好──有一擺沈國公交guá西洋曆，講西洋曆較方便，千年前佮千年後的日子攏會使推算，閣共guà講東西洋佮台灣的水啊海啊的誠濟問題，講著lán東寧未來的前途，彼工guá做一首詩送予沈國公。」

「按怎唸？」

「guá唸：

「『千年陰陽曆，

萬里山海經；

屈指排日月，

回首數前程。』」

**(p.66)**

素面聽著想一時仔，講：

「敢若是算命仙的歌──沈國公敢會曉相命？」

「i會曉，i嘛教過guá算命。」

「lí會曉算命？『回頭數前程』！『前程』？lí敢算過家己的前程？」

素面雄雄變聲調，望山無振動。素面講：

「無想未來無代誌，想著未來前程，心頭煞千斤重──望山，到底lán的未來會按怎？」

「guá嘛毋知。」

「lí毋知，guá煞知影！阿母一定毋肯guá嫁lí！lí欲按怎咧？」

「guá嘛毋知！」

「阿母無應該，若是阿爸佇guá身軀邊，i一定會順guá的意，guá……阿爸上疼guá矣，guá……阿爸……」

素面竟然哭出聲，望山共槳收轉來，伸手欲攬素面共安慰，毋過身軀一振動，船身欲綴咧搖，連素面嘛無閣哭。一睏仔，素面講：

「lán來轉！毋通予海客伯等傷久。」

來轉！

**(p.67)**

兩人的處境佮這馬坐佇小船頂搖幌不安仝款，總無一个安穩的所在。

上岸來轉！

**5.海分水隔**

雖然是中秋好月暝，毋過素月思爸怨母，滿腹憂悶，哪有心情去管月圓月扁？

來到水墘，攑頭四界看，月圓已經浮上東爿天，今暝無風無雲，港內平靜無浪，干焦看著一逝一逝幼幼的水紋，對安平彼爿掃對岸頂的月光，咧反射岸頂的月光。

海流已經退盡，大井頭渡頭岸邊露出一片淺灘，猶未予人踏過。

素面共布鞋褪落來，共跤穿入去沙埔，沙涼跤冷，規个人精神清醒，身軀徛直，斡頭看岸頂。望山到這馬猶未到位。

i共布鞋擲向岸頂，頭犁犁，撆褲跤，向前一步，踏入去水底。

i向腰用手捧水起來抹面。

逐家攏講用海水抹面，面皮會變粗變皺，會無好看，毋過素面毋驚遮，i定定按呢抹面，i愛用海水抹面。

I伸出舌，舐脣邊的海水。

水是鹹--ê──海水永遠是鹹--ê。

**(p.68)**

──阿爸的目屎嘛是鹹--ê，下暗i佇佗咧賞月？這海水內有偌濟滴阿爸的目屎？這水裡的鹹味有偌濟是阿爸的目屎滲成--ê？

阿母佇這中秋佳節，無去想唐山的阿爸，竟然佮順風咧談日本的舵公伯！

阿母完全共唐山的阿爸放袂記得矣──

自赤山庄轉來了後，素面搬離開永康，前往安平監國府，監國夫人允准i轉去厝裡小蹛，予i今仔日中秋暗時才轉府去。i本底想欲好禮仔仔佇厝內歇睏，無奈逐工聽許姑閒仔話了了，i心神不寧，無法度歇睏。許姑知影素面佮望山佇赤山庄暝日見面，心內誠無歡喜，好佳哉素面無共in大潭夜遊的代誌講出來，無，許姑毋知影欲按怎責備咧？

望山這幾工攏無踏跤到，逐家相約中秋暝佇遮見面，哪會猶未到位？

素面閣越頭，掠四箍輾轉看看咧。

日頭落海已經誠久，月娘升到赤崁承天府懸懸的厝頂，月光射過台江，對面的安平島一片雺霧，隱隱約約──未來的日子愛對赤崁徙到彼安平鎮，望山敢會使做伙去咧？

閣斡頭看覓，望山對街頂彼爿走過來矣。

雖然看袂著i的面，毋過i長長的跤腿，瘦瘦的頷頸，只要看著身影就認會出i。

素面退步轉去共布鞋抾起來，迎共望山，埋怨問講：

「哪會這馬才來？」

望山共跤步停落來，伸手扶素面，捒i前往岸邊一个樹跤坐落來。

**──── 9/21  P.69~P.73 ────**

**(p.69)**

望山歇喘一下，伸出正手，提一粒柚仔予素面。

「guá去街仔買月餅，所以慢來──這柚仔是朋友送guá--ê，guá留咧下暗lán食。」

素面共柚仔接過手，望山對衫橐袋仔提出兩塊月餅予素面。素面接過來了後，提佇鼻仔鼻一下，講：

「是荷蘭豆沙--ê，甜--ê？」

「是，lí愛食甜--ê。」

「guá佇厝內有食半塊矣，lí食！」

「lán先提一塊來擘，一人一半，月餅先食，才koh食柚仔。」

「好。」

看著望山細喙細喙咧哺月餅，素面滿腹的悲傷苦悶攏化消矣。

望山無為將來拍算，嘛無為將來煩惱。

「望山，這幾工lí哪會無來gún兜看guá？」

「lí毋是叫guá毋通去？」

「guá叫lí莫去，lí敢就有影毋去？」

「guá驚許姑無歡迎。」

「i無歡迎，lí哪會毋想辦法？」

「想啥物辦法？」

**(p.70)**

「想……親像送一寡仔月餅、肉菜啊，講是送guán過節。阿母看著lí捾等路來，嘛歹勢共lí嫌，無的確會留lí落來食飯呢──下暗干焦gún三个查某人1食飯，東南兄昨昏轉來，今仔日就轉去安平矣。」

「guá無想著。」

「lí啥物攏無想著──望山，lí佮劉國軒講了如何？」

望山用手摸喙脣，i拄好坐佇向月的所在，略仔看會出i躊躇佮失望的表情。」

「講是有講，毋過劉將軍毋肯guá去安平……」

素面聽著非常失望，i越頭看望山，等i閣講。望山閣講：

「……guá講想欲去安平監國府侍候監國爺，閣講是總制爺本來的意思，劉將軍攏毋肯，i講……」

望山停一下，攑頭看對安平的方向，素面嘛攑頭看。

月娘愈愈懸，月光愈來愈明，遠遠ê安平雖然猶閣予水氣煙霧罩牢咧，毋過遠遠王爺府的牆樓，已經分辨會出來。

素面感覺規身驅寒意。

「……i講，安平鎮是『是非之地』，叫guá離開遐，莫去安平，莫去惹是非。I講毋准guá去安平，是為著guá好。」

「『是非之地』？按呢guá去彼爿……」

**(p.71)**

「lí無仝款，監國夫人會照顧lí，東南兄嘛佇安平，i嘛會照顧lí。」

「是非之地？按怎講是是非之地？劉國軒敢有講按怎安平是是非之地無？」

「guá毋敢問i。」

「王爺派人佇洲仔尾起園亭，欲離開安平鎮，搬去洲仔尾蹛，敢i嘛認為安平是是非之地？」

「這guá毋知。」

「lí無去安平，lán了後按怎見面？」

望山無回答，干焦對素面手中接過柚仔，柚仔皮剝開，提一瓣柚仔肉予素面。素面接過，無閣問話，沓沓仔食，那食，那癡癡仔看向安平島，閣看這隔開安平赤崁兩地的台江內港的海水。

i手提柚瓣肉皮，伸手指台江內港，講：

「lí無去安平，按呢了後lán愛予這水分開矣──這內港共guá佮lí隔開，彼海外的烏水溝，共阿爸佮guá分開矣。guá孤單一个人佇安平島，兩爿攏是海水，共阿爸佮lí分隔佇外口──可惡的海水！」

素面共柚瓣肉皮擲入去港內，共手中的月餅佮布鞋囥佇塗跤，共望山搝起來講：

「lán去泡海水！」

「欲滇流矣，海流轉來矣，lí敢袂寒？」

**(p.72)**

「袂寒！」

「lí欲去安平，敢袂驚傷晏？」

「下暗過節，渡船閣較晏嘛有，lán來去耍水！」

望山嘛共布鞋褪落來，共素面的手牽予牢，陪i行入去水底。

大井頭是赤崁街佮安平鎮來往的渡頭，平時暝日攏有渡船來往。渡船頭附近停的攏是小型漁船，外洋轉來--ê大海船本來會使入去內港，停去大井頭附近的禾寮港，毋過近年來港水淺矣，大船入鹿耳門了後攏停佇安平街外，抑是佇港中拋碇，袂使駛近大井頭來。

今夜月明，誠濟人出來港邊賞月，暗潮已經轉來，港水無偌久就會淹到岸邊，有一寡仔人看著素面佮望山兩人落水，一時好玄倚來看。

「望山，lí敢毋捌坐過海船？」

「毋捌。」

「彼冬guá做舵公伯的船來lín台灣的時陣，眩船閣吐，誠艱苦！」

「海上風湧誠大！」

「海水害人袂使自由來往。」

「海水行船利便，哪會袂使來往？」

素面看月娘，閣看海外。

「望山，lí相信guán阿爸下暗嘛仝款佇海邊仔賞月無？」

**(p.73)**

「i……」

「guá──」

素面向腰用手划一下仔水，指頭仔沐水，囥佇脣頂。

「guá逐遍舐著這海水，就想著這是guán阿爸的目屎。」

「彼是鹹味。」

「若無這海水，guá就會使轉去看阿爸矣！」

望山無回話。

「lí看──」

素面指海面：

「──彼海湧一湧一湧溢倚來，親像guán阿爸的心咧跳。guá定定共手囥佇水面，去摸一陣一陣的海湧。guá敢若摸著阿爸的胸坎，聽著i一聲一聲的心跳。較早，阿爸抱guá的時，guá若共頭囥佇i的胸前，就聽會著i的心跳，親像按呢：卜，卜……」

「彼是大流起流的波浪。」

「……這海流的聲音，閣親像是阿爸咧叫guá仝款。lí看，海湧一陣一陣湧來，阿爸若是佇海彼爿叫guá，lán佇遮雖然聽袂著，毋過這海水一定知影──in是唐山流來--ê。」

「素面，lí莫閣烏白想矣。」

「guá若綴這海水退潮出海，一定會使轉去阿爸身軀邊，看著阿爸！」

**──── 9/28  P.74~P.78 ────**

**(p.74)**

望山共素面搝退後，出聲罵i：

「lí咧講啥物？綴水出海……？轉去吧！月升潮起矣，lán退轉去岸邊！」

「海水共人攏分開矣！」

「有海水，lán東寧才安全啊！無海水，滿清兵早就攻來矣！」

素面綴望山退到岸邊樹跤，猶原戇戇仔徛咧，望山共跤拭焦，鞋仔穿好勢，素面才用手寬寬仔拭跤，穿布鞋。i猶是咧看海水，喙哼一聲，講：

「望山，lí講有海水，東寧就會安全，lí想海水敢保護會牢lín台灣？」

「滿清兵知陸戰，毋知海戰，in是無法度過來--ê。」

「哼！lí佇勇衞鎮做軍士，嘛講這種話！lí敢是講這話來咧安慰guá--ê？」

「這話按怎毋著？」

「guá聽監國夫人講，滿清in已經佇福州造四百隻大船，欲用來攻台灣，而且清朝總督姚啟聖佇漳州設『修來館』，專門對lín兵官招降離間，lí敢攏毋知？姚總督閣派人送錢予劉國軒，欲招i投降，lí敢無聽過？滿清用心計較欲攻台灣，台灣遮爾危險，敢干焦靠這海水就無代誌就安全？」

「素面，lí哪會知影遮爾濟？」

素面吐一口氣講：

「監國夫人共guá講--ê。i講總制爺死了後，監國爺誠煩惱，鄭府佮馮府的人霸權爭利，攏

**(p.75)**

無關心台灣的安全，叫是講有烏水溝保護，東寧就太平矣。監國爺非常煩惱，i講袂使干焦靠海洋保障，滿清已經佮較早無仝，in的水軍已經強大矣，早暗會來攻台灣，台灣袂使無準備──lí閣講有海水就安全咧！哼！」

「王爺會有主意--ê。」

「王爺會有啥物主意？王爺有主意早就聽總制爺的話，整頓軍務矣，哪會閣想起造園亭，想欲享受，無管代誌咧──望山，逐家攏咧顧in家己，干焦lí逐工咧想反清復明，lí欲按怎去反清去復明咧？總制爺死矣，閣較無人講遮矣。今仔日這安平、赤崁兩地，有幾个人像lí按呢忠直咧？」

「總制爺交代……」

「望山，lí聽總制爺的話，嘛愛聽guá的話啊！lí總毋肯替lán想看覓，想lán了後欲按怎！過節lí攏毋敢去guán兜，了後lán閣談啥物婚事？恐驚了後連見面攏袂使矣。」

「guá會使去安平揣lí。」

「安平？講著安平，lín劉將軍講安平是是非之地，lí知影guán阿母講安平是啥無？」

「講是啥？」

「哼！i啊……」

「i講是啥？」

「i較guá莫總是佇陳府抑是監國府做代誌，i講當今鄭二爺、沈爺、馮爺in才是有錢有

**(p.76)**

勢的人，叫guá揣in府內去做代誌，想辦法嫁予in府內的人……哼……lí……」

「guá？」

素面伸手指天頂的月娘，圓輾輾的月娘已經來到樹尾頂。

「……guá看lí像彼月娘仝款冰冷無情，干焦知影照步起落，毋知變通，干焦是一工拖過一工，無想欲去想辦法。以早總制爺猶佇咧的時陣，猶想欲靠i替lí guá主意，這馬靠啥人咧？連監國爺佮監國夫人這馬想欲幫助lán，lí的劉將軍嘛毋肯矣──按呢拖落去，lí敢知影guán阿母會想啥物辦法主意？」

「等舵公伯對日本轉來，guá去佮i參詳。」

素面語氣雖然怨慼，毋過有講袂出的傷悲，i提起月餅佮食賰的柚仔，攬佇胸前，頭犁犁無限哀怨講：

「guá毋肯叫舵公伯『阿爸』，i嘛毋敢替guá做主，而且i嘛無錢。I替沈侯爺做代誌，一冬趁無幾箍銀……」

「沈侯爺……著，沈侯爺！guá去揣沈國公，叫i請沈侯爺出面講話！」

素面攑頭看望山。

「沈侯爺敢肯聽沈國公的話？」

「沈侯爺捌請沈國公到安平去教i讀冊，沈國公講王爺對i氣猶未消，毋敢來安平──沈侯爺因為仝姓的關係，過年過節攏會送禮數予沈國公，非常尊敬沈國公。guá去請沈國公寫

**(p.77)**

一張批予i……」

望山斷定沈國公是in唯一的救星，就歡喜—ê將i的計畫詳細講共素面講，講舵公伯予沈府倩，沈侯爺的話i袂使毋聽，許姑嘛袂使毋聽。

「毋過舵公伯愛年底才轉來。」

「lán等。」

「好！」

「素面，月升懸矣，時間無早矣，來去坐渡船！」

「好──這餅閣柚仔……」

「lí紮咧！」

「渡船已經來矣。」

「lí佇安平愛事事細膩啊！劉將軍講遐是是非之地咧！」

素面一爿徙步行對渡船頭，一爿冷笑講：

「是非之地？照guán阿母的意思，彼安平毋毋過毋是是非之地，煞是guá陳素面的『幸福之門』咧！」

素面裡船，擛手共望山告別，越頭看安平府。

i閣一擺越頭看，望山已經離開，看無影跡，四界一看，港內一片攏是波紋，月寒心冷，雄雄感覺非常孤單。雙手mooh胸，共中秋餅佮柚仔絚絚mooh佇胸前。

**(p.78)**

**6.海外彈丸**

望山專工前往善化里，拜訪老師沈國公──沈光文。

秋末天早，規日的路途，予i飽受風沙之苦。

望山閣沿小溪行一時仔，共肩胛頭懸頂的包袱仔敨落來，佇溪邊樹仔跤坐落來歇睏。日頭已經落西，夜色蒼茫，遠遠看去有一間鴨寮，望山想一下仔，伸手摸腰包，起身後就先去買兩隻鴨仔佮二十粒生卵，才入庄去見沈國公。沈國公歲頭欲七十，佇善化里庄內，是無人毋知，無人毋捌，望山佇i書房受業幾若年，投軍後猶定前來請教，兩人關係遠遠超過師生情誼。

已經有幾個月無登門拜見，望山想欲攢厚禮，表達情意，毋過銀兩較欠缺，實在無能為力，嘛驚加買會受責備。

一踏入沈家厝寮，沈家下跤手人就來迎接，i共鴨仔佮卵交予in，就向書房行去。一个少年家仔的下跤手人陪佇身邊，講：

「今仔日阿公有人客來！」

「啥人？」

少年家仔猶未應聲，書房內行出一个中年番人，望山一看著就擛手拍招呼：

「阿鹿哥，lí嘛來矣！敢是lí咧佮沈國公講話？」

**──── 10/5  P.79~P.83 ────**

**(p.79)**

阿鹿哥過來共望山搝牢，用生疏ê福建話講：

「沈國公聽著外口的人聲，叫guá出來看──lán入來！」

阿鹿哥是目加溜番社的番族，沈國公當年得失鄭經王爺，逃入羅漢門山中，變裝做和尚，佇目加溜番社教冊行醫度活，阿鹿哥就是當時i所教的學生之一，到今猶時常有往來。望山是佇善化佮i熟似，兩人年歲雖然差誠濟，傍仝門學生的因緣，兩人真有話講，平常以兄弟相稱。阿鹿哥佇荷蘭統治時代，捌佇番教堂讀過荷蘭拼音文字，加減捌一寡仔荷蘭故事，望山上佮意佮i講遮ê代誌。

兩人入書房去見沈國公。沈國公坐佇竹椅懸頂，手中煙管颺振動，表示歡迎，面裡帶笑容講：

「guá當咧臆講敢望山lí來矣。逐遍lí攏會紮伴手來，攏愛破費──拄才lí閣提啥物予in矣？」

望山施禮了後，共包袱仔敨落來，囥佇桌仔頂，講：

「是兩隻活鴨仔佮幾粒卵，是佇庄外買ê。另外，guá對赤崁禾寮街買幾項物件，是──」

I共包袱仔敨開，繼續講：

「──一枝東洋毛筆，兩刀西洋紙，佮兩包糕餅。這一領是棉裘，是guá叫素面紩ê。」

阿鹿哥過來共棉裘接過去，內外詳細看覓。沈國公去提毛筆，敨開竹套，斟酌查看筆鋒，紲落共筆囥桌頂，提起西洋紙，合指共挲摸，喙講：

**(p.80)**

「予lí大破費ah──棉裘guá看覓。」

沈國公歡頭喜面，望山看著沈國公有佮意，i嘛露出快樂ê笑容。

「拄好今仔日lín阿鹿哥來，暗時食暗頓了，lín就同齊佇遮過暝，好禮仔仔講一下。」

沈國公問起陳永華辭官了後赤崁街佮安平鎮的變化，聽望山講了後，沈國公閣問：

「按呢lí猶是想欲留佇將軍府做兵？」

「是。本底想欲請調去監國府，毋過劉將軍毋肯，i講安平鎮是『是非之地』，勸guá莫去！」

「嗯，『是非之地』？安平敢干焦是是非之地，安平劫難重重，guá看……」

沈國公共筆紙收予好，勻勻仔講：

「……監國危險矣！」

望山驚一趒，拄欲問清楚時，下跤手人來叫食飯，三个人就離開書房到內廳，逐家那開講那食飯，望山掛心彼句話，飯後閣問起。沈國公說明講：

「當食國姓爺東征入來台灣時，鄭經留守金廈，國姓爺死後，金廈留守各員毋是佮隨國姓爺入台的東征各將對立？了後……」

了後東征各將佇台灣擁護鄭成功的小弟鄭世襲做東都主人，分兵抗拒鄭經。鄭經對廈門𤆬兵入台共東征各將刣去，保全王位，鄭世襲走轉去唐山降清。東征勢力派消減。

如今東寧兵將嘛分兩派，一派西征，一派留守。侍衞馮錫范佮將軍劉國軒等人攏是隨鄭

**(p.81)**

經西征--ê，總制陳永華佮監國鄭克𡒉則是留守派。兩派利害無仝，三不五時起爭執，陳總制已經被迫辭官，憂鬱以終，而今……

而今西征派欲轉向對付監國爺！

望山明白沈國公的意思，不覺著驚，心膽俱寒，規个人tshāi直，大舌大舌講：

「『留守』佮『西征』？……監國爺會予馮爺in所害？」

「敢講袂？鄭經西征失利轉來，穩當是船隻損失無數，百姓怨慼，東寧頂下交相指責，西征各將人人自危。馮錫范奸貪誤主，罪責上重，特別袂當安心，自然愛除去劉守派才會安心。彼監國鄭克𡒉失無陳永華的幫助……哼，以早是留守派勝東征，如今會是西征勝留守！」

望山強作鎮靜，i硞硞搖頭講：

「袂，袂。沈國公，這變西征無像頂遍東征ah！前後形勢無相仝，而且王爺健在，i會照顧監國爺。國姓爺當時是因為不幸早死，才會引起內變……」

「鄭經的身體無好，嘛活嘛袂偌久──lí問lín阿鹿哥就知影矣！」

「阿鹿哥？i……──阿鹿哥，lí哪會知影王爺身體……」

沈國公講：

「i今仔日就是揣guá講這件代誌。i講目加溜社有一位老先生予請到洲仔尾去替鄭經看病，下藥無效，恐驚與鄭經責怪，已經藉詞走轉番社，覕入去深山，毋願閣去洲仔尾──i叫guá千萬袂使應召去醫鄭經。」

**(p.82)**

「王爺有病？若按呢……沈國公，lí敢會去醫i？」

「guá袂去。」

「若按呢萬一王爺i病體袂起……」

「望山，lí佇勇衞鎮做代誌，敢講連鄭經的身體按怎攏毋知影？i過身了後，東寧會變按怎，lí敢無想過？陳永華敢無講過？」

「總制爺i……i講過……」

「i講東寧國祚無偌久，敢？」

「是──若按呢，監國爺處境敢是真危險？總制爺事先敢會毋知？」

「i當然知影！」

「毋過……毋過……總制爺干焦講監國爺無可做為，煞毋捌講過i會有危險──若毋是i嘛認為無能無力，i閣何必辭官棄世咧？」

回想總制爺生前種種話語，閣所交代的話，望山感覺心情閣較沉重，著急問講：

「沈國公，照lí按呢講， lán反清復明無希望矣。」

「反清復明愛靠啥人去做咧？lán大明朝局，自高皇帝罷丞相了後，善政少，民怨濟，北人入關了後，國人毋願異族入主，故藉lán大明相號召，並毋是思念lán朝恩澤。欲以大明做號召

**(p.83)**

，干焦加修善政，吸引民心──南明各朝當政者無明此理，誤以天下民心猶原屬於明朝所有。明器淪為私有，頂下相爭搜括。自福王以次，君臣急私利煞驚國難，當然無法度抵擋北人。國姓爺有心矯正，極力反清復明，不幸天不假年。如今東寧各鎮文武，干焦知影藉勢擾民，相爭斂求私財，老早就毋知反清復明是啥物，lán若反清復明，是欲倚靠啥人咧？」

「監國爺i……」

「鄭克𡒉有in阿公的風範，知影國姓爺恢復心意，總--是，雖然i欲繼承祖志，努力國事，面對東寧之敗，實在嘛無較縒，何況i執政嚴明，予諸鄭佮馮族怨妒，遐的權貴攏想欲共除掉，所以guá講監國爺危險矣……劉國軒講安平是是非之地，看來i是欲置身局外──guá看，安平毋是『是非之地』，安平實在是『陰謀之城』。lí莫去是著ê。」

想著素面拄好佇彼「陰謀之城」的監國府內作穡，望山規暝煩惱，睏袂落眠。

阿鹿哥雖然久居山內，見識見解無較輸外口人。i比較荷人佮明鄭治台方式的無仝，閣講如今無人閣講番政，番社大有怨言，講甲望山心頭閣較齷齪。

第二工早頓後，阿鹿哥有代誌先轉去，沈國公留望山講話。i問：

「望山，滿清貝子平南將軍賴塔，最近寫批來招撫，這件代誌lí有聽過無？」

「有，我嘛知影劉將軍去安平議過這件代誌，毋過議撫內容，guá就無清楚。」

**──── 10/12  P.84~P.88 ────**

**(p.84)**

沈國公對桌仔提一張紙出來，講：

「昨暗lín阿鹿哥佇遮，guá無方便提起這件代誌。這張是沈侯爺偷偷派人抄來予guá--ê──lí先看……」

「沈侯爺的意思……？」

「lí先看。」

「好。guá看，guá唸：

「『……自海上用兵以來，朝廷再三下招撫之令，而議終無成，皆由封疆諸臣執泥薙髮登岸，彼此袂合。台灣本非中國版圖，足下父子自闢荊榛，而且眷懷勝國，未嘗如吳三桂之僣妄。本朝亦何惜海外彈丸……』」

望山唸到「海外彈丸」一句，舉頭看沈國公，沈國公頕頭。望山閣唸落去：

「『……何惜海外彈丸，無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？今三藩殄滅，中外一家，豪傑識時，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，毒瘡夷之民。若會使保境息兵，則從此毋免登岸，毋免薙髮，毋免易衣冠，稱臣入貢會使，毋稱臣入貢嘛會使。以台灣為箕子之朝鮮，為徐福之本，於世無患，於人無爭，而沿海生靈，永息荼炭。為足下圖之。』」

**(p.85)**

望山唸了講：

「毋免薙髮，毋免登岸轉去唐山，會使稱臣，嘛會使莫稱臣！奇怪，這遍滿清人敢若改變矣！滿清人哪會肯同意王爺in留佇台灣，毋免剃頭鬃，毋免稱臣，就會使議和──沈侯爺按怎講？」

「清人猶有預備侯爺的續順公爵位咧張等i，i當然誠關心這件代誌。I講滿清人佔金廈兩島了後，清帝躊躇滿志，進一步欲收拾東寧，因為知影海峽用兵無簡單，就先命令福建大兵撤退，暫停進兵台灣，閣命令督撫進行招撫。這擺賴塔的來批，條件誠好，原因佇遮，總--是條件雖然好，鄭經煞猶未答應。」

「王爺猶是要求海澄做貿易公所？」

「是。以早鄭經佮清人議和，清人要求剃頭鬃，鄭經毋肯，所以見擺議和攏袂成。鄭經干焦同意照如朝鮮的例，稱臣入貢，做藩屬，賰的條件毋免講。這馬清人雖許毋免剃頭鬃，毋閣鄭經閤要求海澄，對方毋肯接受」

「馮侍衞嘛袂贊成。」

「馮錫飯別有用意，i主戰是為著自保，毋肯投降，嘛毋肯議和。」

「若按呢i這遍按怎講咧？」

「這遍i相無欲議和，i嘛是彼句『先王在日，惟有兩島，尚欲督師以進江南……』的大話。」

**(p.86)**

「以早i捌講若清人欲和，就應許lán戰有廈門沿邊海島，這遍i敢猶敢按呢講？」

「這馬袂使按呢講矣，這陣行情無仝囉！較早lán軍水陸猶佔有金廈，所以毋毋過要求海澄，閣要求邊島。滿清當時無船隻無水軍，就毋肯答應，嘛毋讓步，堅持鄭經退保台灣，明清隔海分疆，各不相犯。這陣lán軍已經撤離唐山沿岸，清人無啥物通驚，而且in的水軍已經充足，欲取台灣攏無問題，欲哪閣肯讓步啊？莫講邊島，莫講海澄，準做是允准雙方隔海分疆，in嘛袂贊成。」

「海澄早就失守，這馬求海澄，是啥物道理？」

「就是為著貿易的代誌啊。西征以早，清朝雖然頒布禁海令佮遷界，毋過私販仔猶閣會當出入，十幾年前，鄭經對金廈走來台灣了後，陳永華捌派水軍一鎮入駐廈門，佮唐山貿易。這十幾年來，台灣布疋攏是按呢來--ê。如今姚啓聖隔行海禁，制度比往過閣較嚴，唐山北自福寧，下到詔安，沿海修築界牆，設寨稽查，濱海千里，攏無人煙，內外阻戰，私販仔袂當出入，台灣需要的貨物，無地取得，東寧以貿易立國，近年東西兩洋船販不利，毋才會要求海澄，利便佮唐山貿易。」

「原來是按呢……『彈丸之地！』賴塔竟按呢講！」

「台灣雖然是彈丸之地，毋過是清人『心腹之患』。清人欲早日結束閩海戰事，消滅海外之患，雖然一時袂用武力，終其尾嘛是會設法除掉這个外患，若無in袂當安心啊。」

「是啊！姚啓聖招撫台灣，手段是無所不至！」

「無毋著！舊年傅為霖自金廈往福州報命議和，無結果，就惹出是非了了。」

**(p.87)**

「傅為霖受姚啓聖招待，閣收重禮，轉來受人指責，到今閣有人講閒仔話。所以東寧這爿，這陣啥人攏無方便做主張。」

沈國公頕頭，講：

「所以招撫議和的代誌，在來困難，如今鄭軍退守台灣，形勢佮較早無仝，閣較歹參詳矣……」

「若袂使議和，終須一戰。沈國公lí敢猶是認為東寧無法度抵敵清人？」

沈國公吐一口氣講：

「早年國性爺入台時，guá對i猶有抱一絲仔向望。如今……如今連自保攏有困難！台灣閣唐山有海洋天塹，烏洋險流，水軍飛渡無簡單，北人毋捌水性，本來無lán的奈何（ta-ôa），台灣閣較衰荏，若是欲向西攻復大明天下，檢采有困難，總--是劃海自保，嘛是有夠矣……鄭經本來欲自保，偏偏毋知自保之策，儑面（gām-bīn）雄狂起兵西征，予滿清規腹火，三藩平定了後，滿清決意平定台灣。唉！如今台灣船無滿百，兵無滿萬，清人拄咧大修戰船，整頓水師，海洋形勢已經改變，鄭經閤毋振作，guá驚天塹無足以靠，烏洋無足以守矣！」

「何蘭人敢會閣用甲枋船幫助清兵？」

「這馬清人毋免求助何蘭矣。自從日本鎖國，何蘭人、西班牙人、英吉利人袂使前往日本貿易，攏無閣對台灣用力。若是洋人猶對台灣有意，清人欲取台灣，檢采有顧慮。當年荷蘭人用甲枋船助清，目的是愛清人共鄭氏滅掉了後。將台灣還予荷人，如今清人哪會閣佮荷人合

**(p.88)**

作咧？荷人若袂使閣取台灣，i閣何必助清咧？如今東西洋各國攏無插手，乾膠成明清兩國相抗之勢，洋人無來，東寧顛倒不利矣。」

望山吐一口氣，猶原問講：

「東寧敢真正無法度對抗滿清？」

「內無善政，外無堅兵，按怎對抗？」

「國姓爺一片忠心，想欲保大明正朔，i地下有知，一定誠失望。鄭經王爺既毋肯臣服滿清，嘛毋肯佮清人議和，就應該鎮作，實現國姓爺遺志，拍拚反清復明才對。」

「鄭經為政為人，大失人君之風，閣毋知治台辦法。以台灣彈丸之地，欲對抗滿清天下之力，干焦有內結番漢百姓，外連東西兩洋，修民政，整軍備，才足以自存。像鄭經如今作法，干焦知影逐色啉酒，遊戲歡樂，縱容文武貪凌百姓，國政如此，自保猶袂使，閣會使講啥物反清復明咧？」

「按呢lán愛按怎咧？」

「毋願降，毋受撫，毋肯和！袂使攻，袂使戰，袂使守！干焦依賴彼烏水溝！」

「唉！莫怪總制爺生前煩惱。」

「總制爺有心無謀，有謀無力──抑是i已經知影形勢困難，所以毋肯用力……台灣府庫已盡，鄭經完全無關心，閣用巨款去造洲仔尾園亭……」

「guá聽講，本來愛撥款修造戰船，這馬攏停落來矣。」

**──── 10/19  P.89~P.93 ────**

**(p.89)**

「哼！外有強敵當前，內則大修園亭！」

「按怎無人去向王爺提起咧？」

沈國公冷笑一聲，搖頭吟一句詩：

「『莫怪今來閉其口……』」

「lí講啥？」

「guá吟一句詩──lí敢袂記得矣？國姓爺佇廈門時，察言官常壽寧捌檢舉鄭泰盜用公銀，顛倒去予國姓爺流放來台灣。I的朋友寫一首詩送i──這就是其中一句。」

「唔──這件代誌guá想起來矣，彼詩guá袂記得矣。」

「guá無放記得：

「『與君同里老相鄰，

詗察如羅不敢前；

莫怪今來閉其口，

郊居八載作寒蟬。』」

**(p.90)**

**7.海上遊民**

沈國公吟徐先生的詩句，竟然目屎流規面。

逐遍提起這類代誌，攏會磕動情懷，引起i的感傷。望山毋知影按怎安慰，透北風矣，冷意陣陣，i去眠床頭挔一領棉裘來予沈國公。沈國公那鈕鈕仔，那問講：

「彼素面姑娘──這針線誠好──彼素面姑娘佮lí的婚事到底按怎？昨昏問lí，lí講困難重重。」

「沈國公，guá這擺來就是欲請lí鬥相共，昨昏毋知按怎講起。」

「í鬥相共，guá欲按怎鬥相共？」

「陳素面佮郭舵公in厝內的代誌，沈國公lí是知影ê。guán的代誌，郭舵公有同意，毋過許姑──素面的母親──無同意。」

「唔！」

「素面因為in阿母無答應婚事，時時數念in阿爸，in阿爸人佇唐山，i便若倚近觀水，就……」

「望山共素面思念老爸流目屎，拍海算心跳的代誌講一遍。沈國公聽著非常感動，目屎滿面流袂止。I吐大氣講：

「真是乖巧的查某囡仔──按呢guá欲按怎鬥相共咧？」

**(p.91)**

「請lí寫批予沈侯爺，叫i命令郭舵公替guán主婚。」

「郭舵公敢毋是本來就同意？敢是素面姑娘的母親無同意。」

「若沈侯爺出面命令郭舵公，許姑就會當反對。」

「敢按呢？好啦，guá寫批──guá若請求沈侯爺，i會照辦。郭舵公出洋猶未轉來，tī時伊才會轉來？」

「年底。」

「若按呢，今年毋就袂赴為lín完婚。」

「明年嘛無要緊。」

「lí講素面姑娘想欲轉去唐山？」

「i是想欲去見in老爸。」

「唉！故國不復見，海客常悲鳴！」

「嗯？」

「其實，啥人袂思念故鄉咧？毋過素面姑娘這陣欲轉去唐山，毋著呢！」

「guá嘛按呢共苦勸。」

「望山，lí知影袂少荷蘭的代誌，lí敢知影in決議復國的代誌？」

「聽過一寡仔。」

「中國人安土重遷，定定眷念故國，總--是飢貧所迫，出外趁食的嘛袂少，而且身當亂世

**(p.92)**

，入海求活，再創生機，無應該屈守故居。孔子講：『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』，敢毋是這个意思？荷蘭人就是按呢做，lán這馬嘛是按呢做。只是，荷蘭人了後做出驚人事業，毋毋過復故土，而且建立強大國家，明鄭無法度佮in相比並。荷蘭如今貿易發達，航艦遠渡到全球各地，威鎮四海，南洋佔吧城，台灣嘛捌予in所佔。lán欲哪會當佮in相比並。」

「是啊，台灣為清所迫，自身難保！」

「當年國姓爺本有意南取呂宋，可惜i英年早死，袂當實現。無鄭氏建國呂宋，離中國遠，準做袂使揚威五洲，嘛會使免受清人相迫。」

「國姓爺本想欲復大明江山！」

「國姓爺自金廈來台了後，已經知影一時恢復無望，只好暫時佇海外建國，保全大明正朝──鄭氏到底不如荷蘭人，干焦會使自保，歹求發展，不如荷蘭人誠濟！」

「荷蘭人船堅砲大，船帆八面受風，無往不利，夷砲跨山越海，無堅不克，自然是無仝。」

沈國公搖手講：

「毋是，毋是這原因。guá佇荷蘭治台時期，對guán兄弟彼捌誠濟荷蘭人，聽誠濟荷蘭掌故歷史，深深知影荷蘭的強，無佇咧船砲。」

「若按呢，原因佇啥物所在咧？」

「佇in的政治制度。荷蘭的例，國是是全民所決，利益為全民所享，所以征戰之事，稽洗稽洗

**(p.93)**

人人出力。lán朝在來毋是按呢。如今東寧一國，戶口幾十萬，利益無數，鄭氏看作私產，文武競求發財，國是禁民發言，甚至置民生無顧。戰降撫和，是執政者的代誌，國難毋知用民之力以解，百姓嘛無從過問。雖然未來佮清人是戰是降，是撫是和，關係東寧幾十萬口性命財產的安危，煞敢若佮百姓無關。lán國力袂強，就是佇遮。」

「若按呢荷蘭的強，是荷蘭國王肯聽臣民忠言？」

「毋是，荷蘭國家，設有議會，國內是無大小、攏由議會決定，國王全聽議會，哪裡干焦是聽忠言爾爾！」

「是按呢啊！」

「毋毋過按呢，荷蘭各地辦事長官，處理代誌袂使獨決──當時荷蘭台灣總督有關台灣一地內外商務民事，攏愛召開『平議會』議決。上尾欲向國姓爺投降，嘛幾遍經過評議會會議討論，總督議人袂使獨決。吧城荷蘭印度公司雖然是台灣上司，嘛袂使代決──lán國政制敢有這？」

「無。」

「荷蘭上尾一任總督名『揆一』，我是捌ê。揆一君開城投降國姓爺後，𤆬眾轉南洋吧城，受荷印公司處罰，遣送轉國……」

「予人刣頭矣？」

「無──荷蘭人處事佮l蘭人無仝。若是拄著鄭經抑是國姓爺，這種代誌自然一延斬決，毋過荷蘭人處罰的辦法，毋是主官一人可決，愛先經過檢察官起訴，閣經司法委員會審判，最

**──── 10/26 P.94~P.98 ────**

**(p.94)**

後才會使定罪──揆一君的判決是終身流放，毋是刣頭。如今聽講i已經復權回鄉去矣。guá予佇吧城的學生寫批予guá，共guá講揆一君受審的經過，guá看了誠感動。西洋人按呢重視人命，決事按呢慎重，國哪會使袂強？如今安平赤崁兩地，有啥人知影這个道理？」

「官應愛民。」

「官應愛民？毋是，西洋人講ê是官應聽民，講ê是國事由民做主，無干焦事愛民爾爾。阿鹿哥定定提起番社的代誌，講荷蘭統治時代，社內大小代誌是長老共同決定。i講彼時陣番社事務，攏會使集思廣益，順利解決，如今莫講長老袂使參與決定社務，準做族長嘛無權決定，事事聽州官府官──番社按呢，保甲閣較按呢。」

「總制爺當時……」

「陳永華當然嘛毋捌這个道理，i到底嘛無了解西洋治理的方法──嘛無了朝政制本來就毋是按呢。」

「荷蘭人敢就是因為按呢才國富民強，萬里遠來？」

「荷人爭霸海上，有in的傳統。荷人本底就航運發達，當初國土予佛郎機人所佔，in全國團結，抵抗佛郎機人，捌決海堤用海水淹敵軍，將家私財產搬去入船頂，做海上遊民，四界擴展，以海為田，藉海求生……」

「國姓爺𤆬逐家來台灣嘛是仝款。」

「……鄭軍嘛仝款。毋過鄭家佇遮落塗了後，煞無求發展，自從西征失敗，行事閣較危險，毋毋過失去故土，閣咧欲失去船隻。鄭軍若干焦求自保，原本會使南走呂宋，離中國遠遠，既然佇

**(p.95)**

台灣落塗，佮中國做厝邊，理應善求保全，如今袂當橫絕大海，肆通外國，來佮清人相抗，煞連台灣基地，嘛袂曉保惜，欲哪佮荷蘭海上的雄風相比並？」

「上無王爺保存大明正朝。」

「保正朝是無毋著──望山，lí去泡一鈷茶來，lán才閣來談。lí啥物時陣欲轉去？」

「guá愛佇入夜進前轉到將軍府，今仔日天氣變寒，guá愛較早轉去。毋過這馬時間猶早早。」

望山去泡茶，轉來坐佇桌邊，沈國公提出望山昨昏紮來的糕餅，分一塊予望山。望山接過無食，囥佇桌頂，等沈國公啉茶，i問：

「沈國公，總至爺在生捌講過，永曆帝已亡，王爺猶原用永曆年號，雖然是保牢大明正朝，毋過事奉無存在的正朝，示民以無忘，究有未合，毋過guá問總制爺，到底按怎才好，i閣講袂出來。沈國公lí的意思咧？」

沈國公沓沓仔講：

「換立年號，事關重大，東寧自國姓爺開國以來，在來奉永曆正朔，以示無忘明朝，袂使簡單改。國姓爺猶未過身前，準做得著永曆帝不幸之報，馬本督捌勸i去掉永曆朔號，i就毋肯，i講必須對明宗室中擇賢再立，紲落會使改年號正朔。」

「如今已經一二十年，王爺毋捌擇立。」

「鄭經哪會肯擇立咧？i嘛是奉永曆舊號，做i的東寧王爺較好。」

「若按呢王爺奉永曆朔號，煞毋是有為之法。沈國公敢講王爺偏安東寧，毋想欲復明，親像有人講王爺干焦故自建新朝……」

「guá看i既毋是想復明，嘛毋是想欲建立新朝。毋肯更立新主，講啥物復明？復明應該立新主，開國應該頒新朔。guá看鄭經甘願做末世之臣，毋做新朝之君。」

「guá想繼續奉大明正朔是著ê。奉大明正朔，才會使爭中原，號召天下。」

「若欲爭天下，就袂使奉袂使號召的正朔，奉永曆年號，干焦欲守島國爾爾。欲守島國，就袂使有征天下的心。鄭經的作法，干焦是會當過罔仔過爾爾，i確實有忠心大明，煞袂使講i奉大明正朔，就是為著復大明天下。」

望山頕頭，i想著總制爺交代的話，閣開喙問講：

「若按呢反清復明，真正愛等來日矣。」

「反清之事，袂使干焦依賴鄭氏一族，著愛倚靠唐山來台灣各地百姓做伙合力，百姓肯反，大明有望，百姓毋肯，徒勞無益。」

「唔！」

望山聽著沈國公這句話，心中燃起希望，暗算應該愛按怎去喚起民眾，實現總制爺的交代，毋過這i無方便閣佮沈國公加講，干焦問：

「沈國公看監國爺了後的作法會按怎？」

**(p.97)**

「啥物會按怎？」

「i敢猶原會奉大明正朔？」

「guá看是會，只是鄭克𡒉誠受鄭氏族人敵視，本身自保已經誠困難。」

「guá聽講i出世時，為著毋是嫡生，國姓爺捌下令刣i。」

「鄭克𡒉的出身問題，到這馬猶是一團謎。鄭克𡒉是十八年前佇廈門出世ê，當時鄭經的仗人爸捌向國姓爺告發，講鄭經私通小弟輩的乳母生一个後生，因為國姓爺佇台灣動怒下令刣鄭經佮乳母、紅嬰仔，而且責備董夫人教囝無方，連董夫人攏欲刣死。廈門各將收著國姓爺手令，做伙抗命，國姓爺大動肝火，病情加重，終於袂起，了後惹出東都佮金廈對抗的內變。其中彎曲情節，外人嘛袂使加知。guá算來彼紅嬰仔就是鄭克𡒉矣。」

「國姓爺嘛傷碰啊。」

「這就是guá拄才所講君王獨斷的無好。若當時國姓爺肯降系共這件代誌交予眾官議論，嘛袂惹出遐濟代誌，引起了後爸囝相殘兄弟對立的誠濟惡果，消若鄭家的實力。總歸一句，lán國君王，擅權獨斷，民受其害，自身嘛招禍，看來是不如西方彼方法--ê。」

望山閣佮沈國公講一時仔話，再三提醒會記得寫批予沈侯爺，沈國公答應年底一定會寫，望山才告辭欲離開。

沈國公為著答謝素面紩做冬衣，提出一雙柴屐，將望山提去送予素面，i講：

「這柴屐是庄內學生鋸ê，屐帶是gún查某孫仔家己用麻絲辮ê。」

**(p.98)**

沈國公講台灣天氣濟雨，無適合定穿布鞋，而且素面定佇水邊出入，定定踏海沙埔，穿柴屐較利便。

望山共柴屐接過去，詳細看一下仔，講：

「這柴屐遮爾媠！屐面閣有刻牡丹花呢！」

「這本底是guán查某孫仔家己欲用ê。lí紮去予素面姑娘，i應該用會著！」

「多謝lín啦！」

望山起身告辭，沈國公閣講：

「郭舵公轉來了後，沈侯爺會叫i為l郭舵辦親事，guá想今年袂赴，明年過年lí一定會當成親。lí請素面姑娘閣耐心等待──素面姑娘今年幾歲？」

「十七，過年十八。」

「十八歲結婚袂傷晏，lí愛叫i堅持，in母親早暗會同意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lí閣共i講，袂使想欲轉去唐山。」

「i是想in父親。」

「guá知影，啥人無想欲轉去唐山咧？guá嘛想啊！毋過lín少年人，天地闊漭漭，啥物所在袂當蹛，但使溫情在，何處非吾鄉？叫i耐心苦勸in阿母啦！」

「是！」

**──── 11/2 P.100~P.103 ────**

**(p.99)**

**8.唐山來客**

寒冬欲到矣，北風愈來愈透，郭舵公𤆬順風鳥號洋船，對日本轉來東寧。

過晝無偌久，船隻順利駛過鹿耳門，郭舵公掌舵𤆬船踅過安平街外，佇內港拋碇停船。

自從十一月底船離長崎，海上風勢有時歇有時起，順風鳥號艱苦食力，駛幾日才轉烏水外溝，來到澎湖附近，閣拄著反風，袂使直回安平，只好佇媽祖宮港內停船候風，今仔日得西風之便，一路順風，轉到安平。

佇澎湖知影總制爺過身消息，郭舵公著急萬分，本底拍算替李望山共總制爺求一官半職來做，聽好幫贊i佮素面結婚，如今這个方法無希望矣。

對唐山偷接何應貞出海，佇長崎閣𤆬翁七來。翁七是入台訪友，何應貞卻是欲見總制爺，如今總制爺已經死，這个人欲交予啥人才好？

好佳哉，伊共總制爺過身的消息共何應貞講了後，何應貞並無過頭憂愁，郭舵公才安心落來。

翁七雖然知影何應貞來自唐山，煞毋知是總制爺接出來的山商兄弟。何應貞無交代，郭舵公嘛知影規矩，袂向人提起。

離家半冬，東寧變化遐爾濟，誠想袂到。

郭舵公將船頂事務，攏共沈總管交代清楚，入暝前紮家己私物，領何應貞佮翁七坐

**(p.100)**

渡船轉來赤崁。

順風看著in老爸轉來，歡頭喜面，雖然有外客在場，嘛過來tin-tin-tang-tang。許姑對灶跤點燈出來，徛倚郭舵公，嘛歡喜招呼問話。郭舵公替in紹介人客講：

「許姑，這位叫何應貞，是唐山來的人客，彼位是翁七先生──i是日本來ê……包頭巾……巾是出家人。」

許姑冷冷看兩人，順風好奇看翁七的頭巾，閣金金看何應貞。何應貞共身上的包袱仔囥落來，笑笑指順風講：

「舵公伯，這就是lí所講的順風姑娘啊？來，guá有禮物欲送順風姑娘。」

許姑一步踏進前，共何應貞擋牢，對順風講：

「順風，去灶跤泡茶──去！」

順風應好，翻頭離開，許姑斡頭問郭舵公：

「這兩位……」

「lín，翁先生，lí坐啊──許姑，這兩位下暗欲蹛lán厝內，lí共東南的房間整理一下，燃燒水予in洗手面，攢飯菜予guán食，暗時guá才共lí講。」

「唔！這位……」

「i當然是食素齋。」

許姑共東南房整理好，郭舵公𤆬兩人入去，順風捀燒茶了後，兩个查某就佇灶跤

**(p.101)**

煮食。郭舵公攢燒水予人客洗手面，家己才洗身軀換衫，紲落𤆬in來前廳，許姑兩人已經共飯菜燒湯排佇桌頂。因為有翁七在座，何應貞堅持毋啉酒，三人簡單食粗飽，郭舵公喝許姑佮順豐兩人出來收碗箸。

何應貞對椅仔徛起來，共許姑講：

「許姑，這擺舵公伯𤆬guá來，閣安頓佇lín遮，毋知欲按怎感謝lín。guá無紮啥物禮物，這幾箍銀……」

「許姑毋敢伸手去接，斡頭轉來看郭舵公，何應貞嘛看i。郭舵公頕頭講：

「許姑，lí就共收落來！何應貞會加蹛幾工。」

許姑歡喜伸手共銀兩接過來。翁七嘛徛起來伸手摸衫，郭舵公緊搖手講：

「翁先生，毋免按呢。lí干焦蹛一兩日，lí毋是講愛四界去揣人？」

「無一定，guá可能會促嘈幾若工──guá嘛應該……」

「按呢後擺才閣講！」

翁七看許姑，閣看郭舵公，紲落共手囥落來，先共in說多謝。

順風這時攑頭問講：

「阿爸，翁先生敢是出家人？guá看i敢若是學武功ê啊！」

翁七拄坐落來，聽順風按呢講，tann頭起愛笑，講：

「順風姑娘，哪會講guá是學武功ê？」

**(p.102)**

「guá看lí跤手猛掠，比guán阿兄較gâu，guán阿兄是水鎮士兵──lí敢是學武功ê？」

「guá無啥物學。guán阿爸較早嘛是國姓爺的水軍。guán阿爸才有武功，guá自細漢加減看i的跤步手路，毋過guá無啥物武功。」

「lí敢毋去投廟？」

「guá會去投廟。」

「赤山龍湖巖的廟上好啊──素面姐講ê……」

何應貞這時共順風講：

「順風姑娘，guá有禮物欲送l禮。」

順風閃去郭舵公後壁，郭舵公笑講：

「是何應貞佇長崎買的繡針，i欲送，做lí共收起來！」

何應貞對身軀頂提出一个小布包。順風大範大範共接過來，細膩共敨開來看，真歡喜共何應貞講：

「多謝應貞兄。」

紲落越頭提予許姑看。許姑看了，笑咧笑咧頭頕一下，順風閣問郭舵公：

「阿爸，lí替guá買的物件咧？」

「lán入來去──翁先生，lín兩位好歇睏矣！」

「lán這馬入來房間！」

**(p.103)**

翁七頕頭，對何應貞按呢講，兩人就退入房去。許姑佮順風緊共碗箸收予好，轉去灶跤。郭舵公捾一个包袱仔入來，囥佇塗跤共敨開，先予許姑一个腰包，共i講：

「這是這擺行船guá的艱苦錢，lí收咧！」

「哪會遮爾濟？」

「guán接何應貞出來，分一寡仔銀，閣受長崎商行的拜託，共翁七𤆬來，商行嘛予我袂少錢，沈總管分一份予guá。」

「in來東寧做啥物？」

「guá嘛毋知──順風，明仔載lí去總制府叫望山來。」

許姑著急問：

「叫望山來做啥？」

「何應貞本來有代誌欲見總制爺，總制爺無佇咧，干焦請望山𤆬i去見監國爺──順風，這幾項禮物lí順紲提予lín素面姐。」

郭舵公拄對包袱仔提出物件，聽順風講：

「素面無佇總制府矣，i去安平做工課矣。」

「i去安平矣？」

許姑表情無歡喜問：

**──── 11/9 P.104~P.111 ────**

**(p.104)**

「lí欲叫彼望山𤆬何應貞去監國府？」

郭舵公無應話，順風跍落去看包袱仔，問：

「阿爸，lí紮啥物禮物予guá？」

「這────看，這敢毋是lí欲挃的？日本銅鼎、茶鈷佮火鏡！這是予素面的頭巾，這兩領布料是予lín許姑ê。」

順風伸手共火鏡接過來，提佇手裡，面頂下跤正爿倒爿看看咧，i的面容佇凸透鏡中照出奇怪的形狀。i非常激動，那摸鏡那講：

「可惜這馬無日頭，若無就會使看覓仔火引會著（to̍h）無。」

許姑嘛共火鏡接過去看，共塗跤的銅鼎、茶鈷囥去灶頭，布料用包布包咧，紲落問講：

「房間內彼包是啥物？」

「是唐山番薯。」

「哪會買唐山番薯？提來灶跤啊！」

「彼毋是欲煮來食ê，是欲紮轉來傳種ê，這是唐山新品種，是呂宋傳去唐山，唐山運去日本ê──lí囥咧莫去共動！」

「這頭巾中央包ê是啥物？」

「是一張世界地圖。」

「船頂欲用ê？」

**(p.105)**

「毋是，是素面交代買ê。」

「i買這欲做啥物？」

「是欲送予望山ê。」

許姑誠毋甘願共包袱仔包好勢。

第二工，望山過來郭家，郭舵公介紹何應貞佮翁七予熟似，紲落𤆬望山入i房間內講話。郭舵公本來驚望山佇總制爺死後，會失志不振，這馬看i身體精神攏好，就放心矣。望山講何應貞既然是總制爺派人去接轉來的人，i自然是愛照管協助，i講i會先去安平鎮晉見監國爺，問清楚監國爺的意思了後，才接何應貞去。

郭舵公會記得i佇烏水溝的咒誓，就問素面佮望山近來的情形。望山毋敢對i隱瞞，共in兩人近況，甚至嘛將佇赤山龍湖大潭夜談的代誌攏講予i聽。郭舵公聽著，毋知按怎才好，干焦安慰望山講：

「guá會勸許姑答應lín--ê。lí愛勸素面毋通烏白想──素面在來愛想東想西。guá雖然毋是in老爸，嘛會像對順風按呢共惜命命。」

「這guá佮素面攏知影──舵公伯，lí啥物時陣去見沈侯爺？」

「愛等貨出清才去──你有啥物代誌？」

**(p.106)**

干焦見望山搖頭講：

「無！無！干焦罔問爾爾。」

過幾工，望山來𤆬何應貞去安平，當工暗時in轉來，郭舵公留i食飯。翁七雖然猶蹛佇遮，毋過定定外出，今仔日猶未轉來，三个查埔人佇廳內放心咧開講。

望山無講起何應貞佮監國爺見面的情形，干焦講監國爺予何應貞一寡仔銀錢，命令望山好禮仔仔款待。i閣講：

「監國爺對姚啓聖設『修來館』的代誌特別關心。」

郭舵公問講：

「修來館設佇漳州，對台灣敢真正有作用？」

「聽講in派誠濟人來東寧活動，所以監國爺向應貞兄探聽詳細情形。」

何應貞佇邊仔頕頭，講：

「姚總督想欲用招撫的方式對付東寧。當然有誠濟人是主張用武力。」

郭舵公看何應貞的代誌有交代，相信望山會有好安排，心中大安。i問望山：

「應貞敢有共唐山的代誌共lí講？」

望山應講：

「guá閣愛佮應貞兄加講幾擺。自從總制爺過身了後，guá就誠少聽著唐山的消息。」

「唐山閣定定有船偷駛出洋去日本──應貞，lí敢有共康親王班師回京的代誌，講予監國爺知影？」

**(p.107)**

應貞答講：

「有。監國爺敢若已經知影。福建有遐濟清兵駐守，百姓實在真苦。guá家己聽著康親王撤軍轉北京去，嘛放心誠濟。」

「lí了後拍算欲按怎？」

「愛聽監國爺的意思──guá想欲四界行行，看各地情形，袂誠緊轉去。若監國爺愛guá轉去唐山，就隨轉去！」

望山嘛對郭舵公講：

「舵公伯，去唐山愈來愈困難矣，應貞兄講滿清海禁愈來愈嚴。」

應貞頕頭講：

「是，日後出入加誠困難囉。」

郭舵公共望山講：

「lí若有閒，就𤆬應貞四界lau-lau咧！」

「guá會啦。」

「總制爺關於應貞的代誌，對lí有啥物交代，lí直接佮應貞談。總制爺無佇咧，就干焦靠lí佮監國爺。」

「guá知。」

**(p.109)**

**第二章 馮侍衞**

**(p.111)**

**9.甜薯待客**

過年了後，郭舵公過港到安平，由沈總管陪同參見沈侯爺，聽沈侯爺交代有關順風鳥號出洋的代誌。沈總管離開了後，郭舵公予沈侯爺留落來閣講一寡仔話，講了離開沈府，i就大步行對監國府去。

素面過年無轉去，干焦吩咐東南寄話轉去厝，郭舵公船轉來到今，攏猶未佮i見過面。這馬順路經過，有i佮望山婚事的好消息，應該趕緊入去講予i聽，通予i安心。

素面看著郭舵公來，趒跳歡喜，趕緊接入去內廳，奉茶送果。郭舵公坐落來，搖手講：

「guá隨走，毋免無閒。」

「舵公伯敢是來安平看船ê？」

「guá來見沈侯爺。」

「唔！舵公伯，lí送予guá的頭巾佮地圖，guá攏收著矣，真多謝啊──舵公伯，轉去對阿母講，guá上元節就會使轉去矣。過年是因為……」

「東南轉去有講過。許姑因為lí無轉去過年，誠思念lí呢！」

「舵公伯，lín愛知影，這爿佮總制府是無仝ê。過年新正，這府彼府，攏愛行春請客，禮數誠濟，監國夫人袂使予guá離開，而且安平鎮轉去赤崁，坐船過港，毋通喝行就行……」

**──── 11/16 P.112~P.116 ────**

**(p.112)**

「guá知影，guán只是想欲lí轉去過年。」

「上元guá就會使轉去矣。上元彼工，洲仔尾王爺園亭欲放燈彩，監國爺in攏愛去陪王爺，監國夫人予guá轉去幾工──幾工共阿母講，guá一定會轉去。」

「好，guá會對i講──素面，lí佇遮過了慣勢無？」

「沓沓仔會慣勢ê，監國夫人對guá誠好。」

「嗯！按呢就好……素面，望山敢定定來看lí？」

素面恬恬無回答，干焦頕一下仔頭。看i面裡雖然有淺淺仔紅牙，煞閣予淡淡ê愁雲崁牢咧，郭舵公略仔毋甘，目光溫和掠i看。過一時仔素面才講：

「過年望山有來監國府拜年，順紲有來揣guá──i多謝舵公伯送的世界地圖。」

「素面，lí毋免閣憂悶，今仔日有好消息欲報lí知！」

素面一聽，目睭起金，目睫毛閃爍，表情期待，掠郭舵公金金看。郭舵公講：

「拄才佇沈府見沈侯爺，i命令guá佮許姑，為lí主婚嫁予望山，i講i會揣監國爺，愛監國爺嘛出面……」

素面露出笑容，滿面紅牙，愁雲散開，恬恬仔聽郭舵公講話。

「沈侯爺講是受望山教師沈國公拜託ê，i講若許姑不准lí嫁，i欲揣許姑當面來安平鎮來安平鎮問話。i閣講，當時總制爺答應助lí成婚，如今總制爺過身，監國爺袂使無管，所以i參見監國爺的時，會揣i同齊為lín為講話。沈侯爺對lín的代誌誠清楚，講是沈

**(p.113)**

國公寫長批予i--ê──是望山去揣沈國公著無？」

素面微微仔笑，無回答郭舵公的問題，干焦細聲講：

「阿母毋知影會按怎講？」

「沈侯爺交代的話，i哪敢毋聽？沈侯爺答應這擺去南洋，欲升guá的辛勞銀。」

「南洋？舵公伯lín這擺欲去南洋？」

郭舵公徛起來，頕頭講：

「是，這擺無欲去長崎，改欲去南洋。唐山禁海，長崎買袂著啥物唐山貨，沈侯爺佮沈總管兩人決定改去南洋，去暹羅買洋貨。」

「毋過去南洋愛趁北風，北風tih-beh停矣。」

「是啊，所以二月初就欲出洋矣，搶這年頭的北風尾。」

「唉啊！舵公伯！拄轉來，閣欲出洋……，竟然毋知lí這遮緊就欲閣出洋！」

郭舵公告辭出廳，那行，那講：

「guán六七月仔閣北風透進前就會轉來──素面，lí這馬毋免閣煩惱佮望山的代誌矣。」

「多謝舵公伯，干焦驚阿母……」

「這遍i無話講矣，i閣毋肯，就是愛迫guá辭沈府的工課矣──素面，做lí歡喜轉去厝裡過上元節，許姑的代誌，guá來辦。」

素面確實歡喜，i心情變好是誠簡單ê，隨就會佇面裡顯出來。

**(p.114)**

予素面佮望山完成心願，是郭舵公上心安的一件代誌──i當然無袂記得佇烏水溝下的誓言。

以早有總制爺照顧in，如今閣有沈侯爺出面講話，素面佮望山真正是吉人天相，總有貴人相助。

素面遮爾歡喜，嘛應該緊去共望山講。

「素面，guá看，lán請望山來厝內，佮lán同齊過上元節啦──guá轉去了後就叫順風去請，叫i來食上元圓。」

素面頕頭，伸手咧拭目屎。

「素面，lí應該歡喜才著啊！以後無啥物通煩惱ê矣──素面，guá辦lín的婚事了後，就愛為東南娶新婦矣，i嘛二十歲矣……素面，lí毋通哭啦！」

「舵公伯，多謝lí，干焦望阿母袂閣阻擋！」

「袂，lí放心啦！」

「lí叫順風今仔日就去請望山好無？」

「好。」

上元節暗暝，望山歡歡喜喜前來。i手捾一包伴手，講是豆仁、菜乾、佮幾尾海魚

**(p.115)**

，素面接過等路，𤆬望山去灶跤見許姑。

望山面色開朗，順風去請i來，當然有對i講起。順風少歲無心機，這種代誌i有一講一，袂共望山掩崁。許姑彼工聽著沈侯爺的交代，彼種憤怒責罵的情形，望山當然嘛已經知影矣。

許姑自然毋敢無聽沈侯爺的話，毋過i彼幾句「沈侯爺欲出偌濟聘禮啊！」「曷毋是沈侯爺家己欲娶細姨，按怎i欲好貓百家？」的話，實在是有夠歹聽。郭舵公為著素面佮望山忍這幾工，好歹話講透透，干焦向今仔日上元節in來過節，逐家快樂歡喜。

素面下晡先轉來。i細膩斟酌，毋捌有半句講著望山。望山這馬來，閣紮等路，許姑當然是無話通好講──望山干焦去見in沈老師知影紮伴手，來見許姑在來毋肯買物送禮，如今i嘛知影禮數矣。

in兩人一定事先攏知影沈侯爺會出面講話，無定著根本就是in設計ê。可能兩人用心計較誠久，才想出叫沈國公寫批這个計策。此後只要in閣用淡薄仔計智，去予許姑歡喜，按呢in的心願就會完成矣。

郭舵公幾工的忍耐閣苦勸，雖然誠辛苦，毋過如今看著望山佮素面雙雙對對出入灶跤，心內就滿足矣，若許姑會使從此無嫌望山，按呢i今秋轉來，就會使替in辦婚事矣。

無偌久，in兩人對灶跤出來，順風嘛拉嘻拉嘻綴出來，郭舵公問講：

「順風哪會毋共許姑鬥煮菜？等一下閣有何應貞嘛欲出來食飯喔！」

**(p.116)**

「許姑講沓沓仔來，講會赴──阿爸，許姑收望山的魚佮菜，閣客氣講多謝呢！」

素面伸手搭順風一下，郭舵公看三个少年人有講有笑，心才真正安落來。望山過去坐佇椅仔頂，素面佇邊仔佮i講話，郭舵公嘛過去坐落來，聽著素面咧講：

「……郭舵公聽講是監國爺勸王爺，王爺才共命令收轉來ê。」

郭舵公看兩人，望山說明講：

「王爺本來命令今赤崁街各商戶愛佇街仔頂備辦花燈慶祝，予王爺in出來參觀，後來這个命令取消矣，素面i講是監國爺勸ê。」

郭舵公聽著王爺命令結燈，有夠受氣，i講：

「閣結啥物元宵燈啊！過日仔較要緊啦，年都險險仔袂當過咧！」

素面講：

「所以監國爺勸王爺共命令收轉來，王爺才無叫百姓點燈，干焦佇洲仔尾園亭內底囥花燈。按呢省逐家袂少錢。」

「王爺閣有心情看上元燈彩喔！」

郭舵公搖頭吐氣，逐家就無閣講話。素面越頭搝順風退落去灶跤，郭舵公就佮望山坐咧講話。i講沈侯爺有交代，閣講監國爺無定著嘛會出面，安慰望山毋免閣煩惱，今年入秋決定為in完婚，愛望山先做準備。

**──── 11/23 P.117~P.121 ────**

**(p.117)**

望山歡喜頕頭，無偌久應貞轉來，三人佇客廳暢談開講。望山問起翁七七去處，應貞佮郭舵公攏講毋知，干焦講翁七四界雲遊，有時會來歇暝爾爾。應貞來東寧個外月，人地漸熟，安平赤崁各處攏去過，i閣想欲上北天興州，南下萬年州，到各地去旅行。望山為i介紹各地山川旅途，郭舵公就暢談長崎風物，預講這擺暹羅旅程，三个人心情誠好。

聽候用餐，三男三女仝桌過節，飯菜雖然平常，眾人煞攏食甲珍珍有味。許姑雖然恬恬少話，煞無惡意，素面佮望山自然心安情樂，大食大啉，邊仔順風佮應貞，吱吱喳喳，笑講心適。應貞比東南大誠濟歲，見識開闊，講話趣味，順風平日罕得佮外人講話，應貞肯佮i開講，i自然上歡喜。

暗頓食飽，素面陪順風去厝後賞月，許姑入房去歇睏，三个查埔人繼續in的議論。應貞年歲比望山較大，無親像望山無話無句，i興問話，直直叫郭舵公加講寡，望山聽較濟，袂厚話問東問西，兩人性情大不相同。毋過應貞到底是山路人物，對航海貿易，並無清楚，環球水路佮西洋各國，i多數毋知。望山當然無仝，雖然i毋捌出洋，毋過身居海島，見識豐富，i共彼份世界地圖提起來，暢談域外夷國佮海洋航路，應貞深深佩服。

無偌久，翁七竟然嘛轉來，逐家歡喜迎坐，換話題閣開講，講誠久，素面佮順風捀出碗箸，講欲食圓仔過節。翁七毋捌素面，閣聽著有好食物，徛起來欲退，郭舵公先為in介紹，素面才講：

「阿母講，是甜圓仔，無包肉──i知影翁先生轉來矣，講翁先生食菜ê嘛會使食！」

翁七放心坐落來，素面入去捀甜圓仔出來，逐家拄咧khat圓仔，許姑捀日本鼎出來，

**(p.118)**

素面佇桌頂苴桌布，許姑共銅鼎hē頂懸。順風紲手共鼎蓋掀開，一陣清新糖味，衝入鼻仔，郭舵公問講：

「啥物甜湯？」

順風暢講：

「是甜番薯──真好食。」

郭舵公雙跤頓地，急掣掣趒起來，伸手提過湯匙，舀向鼎內，共兩塊番薯箍撈起來，出力共湯匙仔囥落來，鼎內甜湯對桌仔泏出來，邊仔幾个人攏退後閃避，i一步衝入去灶跤。

灶跤無燈火，看袂清楚，i雙跤跪去塗跤，雙去去摸，先摸著一个草包，閣摸著邊仔一堆澹黏物件，兩蕊目睭漸漸慣習，沓沓仔看清楚這堆是番薯皮。

月光對後窗照入來，照佇冰冷的塗跤，照著滿地的番薯皮。

i攑頭看窗仔外，就緊向頭閣用手四界烏白摸，摸看覓敢閣有番薯無。上尾，佇草包內角，摸著五六塊。

郭舵公小可仔放心，詳細摸出薯頭，雙手小心提起來，閣用倒手捧到胸前，紲落伸出正手閣四界去摸，無閣摸著。

一包唐山番薯，干焦賰遮幾塊細塊薯頭！i大心氣，氣喘袂離，正手硞硞捶塗跤，倒手一放冗，彼五六粒番薯就對胸前落去塗跤。郭舵公一時感慨，竟然跪塗跤哭出聲。**(p.119)**

塗跤一陣燈火炤倚來，有人伸手共i插（chhah）起來，是望山的聲：

「舵公伯，lí緊起來！」

廳內的人攏倚來，素面手捀燈火，徛佇門邊，郭舵公徛好跤步，頭頭看逐家，雙目怒看許姑。順風退到應貞邊仔，細聲講：

「guá共許姑講，講彼包番薯是阿爸買轉來台灣傳種ê，叫i袂使煮，許姑偏毋聽……」

許姑徛佇門邊，冷冷仔應郭舵公講：

「這有啥物好受氣ê？遮爾濟人食點心，lí叫guá無米欲按怎挨糕仔烌？欲煮啥物予人孝孤？生食都無夠，閣欲傳啥物種？」

郭舵公聽著這款話，規个風火攏夯起來，真想欲過去共搧喙喙，毋過看著許姑冷酷的面目，佮素面佮望山驚惶ê表情，閣有兩个外客在場，就共這口氣吞落，自塗跤細膩共彼幾塊番薯抾起來，共目屎拭掉，恬恬行轉去房間內。

**10.王城陰謀**

正月二十九，安平監國府內，人人悲傷著急。

素面換過舊衫，共柴屐穿起來，包頭巾，雄狂傱去水鎮揣東南，請東南陪i過港。

郭東南搖頭毋肯答應，i講渡船已經停開，而且水路各鎮鎮兵奉命，今仔日一概不准離開安平。素面聽著萬分著急，東南共搝去邊仔問情形，知影事態緊急，就𤆬素面到王城南面的墓仔山

**(p.120)**

，揣著一个熟似的漁民，予i幾百文錢，叫彼个漁民用舢舨偷送素面到赤崁。漁民𤆬素面上船，對二鯤鯓南方沙洲暗路偷偷仔駛入內港，揣一个水草ām-ām的所在上岸，相約日頭落海的時刻，猶原佇仝所在坐船。

素面拜別漁民，大步走向前，因為跤穿柴屐，行動不便，走幾步，停落來共柴屐褪起來，捾佇手裡，毋管跤底偌疼，褪赤跤傱去將軍府。

將軍府戒備森嚴，大門禁止出入，素面蹛遮足久，熟似門路，府內猶有熟似人，自有辦法入府。i共柴屐穿起來、入去後尾門，經過灶跤，來到飯廳，央人揣望山來。望山見著素面，驚一大趒，速速𤆬i到望山房內。

兩人熟似幾仔年，素面從來毋捌到望山房間內，如今情事緊急，素面袂顧得嫌疑，向頭綴i入房。房間內無人，望山翻頭閂門，素面歹勢，一時無自在。

大氣喘袂離，望山捒i坐落床邊。素面拄坐落，望山雄雄跍到i跤前，驚叫講：

「啊！素面，lí跤底流血矣！」

望山共素面柴屐褪落來，提布仔拭i的跤底。

素面佮望山雖然親近，煞毋捌按呢予i摸跤挲腿。i向頭看望山雄狂咧拭i雙跤血跡，感受著望山手指頭仔的挲摸接觸，驚惶萬分，毋知按怎才好。

望山那拭，那講：

**(p.120)**

「血攏染著屐面的牡丹花矣。」

素面較歇喘矣，心頭掠定，心神回復，就共望山捒開，罵i講：

「莫管遮ê矣──guá是拚性命過港來ê呢！」

「lí是按怎來ê？渡船禁渡矣……」

「guá偷坐舢舨來ê──lí聽guá講，監國夫人……愛guá……」

素面情急，一時講袂出話，講一句，停一句，望山坐去i邊仔，輕聲搶咧問：

「安平這馬按怎？監國爺佮夫人按怎？」

「監國爺誠著急，夫人講愛guá探聽將軍府的動靜，愛望山lí去通知夫人的兄弟……愛問看劉國軒……」

門外傳來跤步聲，望山阻擋素面，叫i莫講。等人聲去了後，i問素面按怎轉去，素面話講煞，i對櫥仔底提出外衫，改做民人打扮，𤆬素面對灶跤後門出去，來到港邊，揣著揜貼的所在坐落來。望山看四界無人，才對素面講：

「日頭猶佇彼爿，lán閣有時間──lí詳細閣講予guá聽，鄭經王爺哪會雄雄過身？」

素面看對西爿，日頭拄照著內港，水面恐怖鑿目的光線咧閃爍，四箍輾轉幽靜荒涼，冷風吹來，寒意迫人，i吞一口氣，感覺喙焦，荒野無所在thang討水來啉，只好忍耐。i停一時仔就講：

「昨昏下晡王爺的屍首扛轉去安平王城以後，兵鎮就禁止眾人出入，連監國爺想欲派人到赤

**──── 11/30 P.122~P.125 ────**

**(p.122)**

崁來，攏揣無渡船……」

「王爺到底是按怎死ê？」

「監國爺這幾工攏佇洲仔尾侍候王爺，聽講王爺是昨昏透早過身ê，董國太聽著消息，親身到洲仔尾去看。昨昏下晡監國爺扶屍送轉王城了後，i就毋准人閣入王府，干焦聽講馮侍衞佮鄭二爺in暝日佇董國太房間內秘密會商。監國夫人講應該從速請監國爺就位發喪，袂使拖延……干焦禁渡戒嚴……講可能有啥物陰謀……」

「赤崁官兵逐家攏知影王爺過身ê。」

「……講董國太請lín劉將軍去商議坐位的代誌，lín劉將軍毋肯去，毋知是為著啥？」

「劉將軍派中軍爺去矣。」

「監國爺佮監國夫人誠著急，為啥物董國太揣人商議，毋揣監國爺，干焦揣馮侍衞佮鄭二爺in？這兩人──lí所知影ê──在來是佮監國爺袂合ê。監國爺的小弟，馮侍衞的彼个囝婿，鄭克塽，煞會使出出入入，這个人是從來毋佮監國爺來往ê。」

「鄭克塽才十二歲，i無管事，i是無關係ê。」

「監國夫人愛guá來問，劉國軒到底為啥物毋去安平，佮問眾人有啥物風聲？」

「lí轉去共監國爺佮監國夫人講，請in放心，劉將軍是袂有二心ê。赤崁這爿的官兵攏講王爺已經死，監國爺應該即日就位，馮侍衞派人來請劉將軍時，彼个人嘛講董國太已經下令

**(p.123)**

，愛禮官擇日奉監國爺坐位，愛眾人放心，所以……」

「真正按呢就好矣。guán佇安平鎮內全無消息，干焦看著馮侍衞四界調動兵馬，監國爺袂當見董國太，王爺喪事按怎辦理，嘛無人來問過i，所以in翁仔某袂放心。」

「lí轉去請in放心，就任王爺的代誌，大概佇這兩日，可能是二月初一吧！月頭總是好日子。」

「敢真正會按呢？真正按呢guá就放心矣，就驚馮侍衞in有異心。」

「叫監國爺較細膩ê，出入愛揣人保護。」

「i隨時有叫總兵綴咧保護。」

「叫監國爺去見董國太。」

「講愛等明仔載才見會著。」

「按呢好，lí放心啦──lí枵矣未？」

「枵矣──望山，guá共lí講，沈侯爺對監國爺講過lán的代誌矣。」

「誠好，i按怎講？」

「監國夫人對guá講，監國爺拍算調lí來i身軀邊，叫lán結婚了後蹛佇安平。」

「這好。」

「彼工舵公伯佮guán阿母……」

「舵公伯氣許姑共欲傳種的番薯提去煮。」

**(p.124)**

「其實是兩人賭氣。阿母聽著沈侯爺的交代，毋敢反抗，i藉這種方法氣舵公伯，i逐工對舵公伯講歹聽話存辦欲予凝心，舵公伯攏忍（lún）落來，一直到彼工看著唐山番薯予人煮落鼎，忍袂牢才發作──lín來guán兜做客過節，guán誠歹勢。lí走以後，何應貞佮翁七嘛毋敢食番薯，阿母一氣，就共彼鼎甜薯倒掉矣。順風想欲食，看著倒掉，攏哭矣！」

「誠無彩！」

「舵公伯第二工共賰--ê番薯提去後尾埕種，破（phuà）竹篾仔圍竹籬，交代順風好禮仔照顧，不准予雞狗踳踏（thún-ta̍h），等生藤結薯了後，才採收傳種。」

「舵公伯佗一日出洋？」

「guá聽東南兄講這幾工就會出洋──東南兄知影lán的代誌有結果，誠歡喜。I講lán應該先訂婚！」

「這馬王爺拄過身……」

「guá嘛按呢想。王爺拄過身，監國爺無閒就位的代誌，哪有心情顧著lán，只好等舵公伯轉來才辦。」

「只好按呢矣。i六七月仔就會轉來。」

日落時刻，素面告別忘山，揣著舢舨，由漁民送i轉去安平。

**(p.125)**

i坐佇船頂，感覺跤底一陣豉豉鑿鑿，向頭去看，雙跤澹澹，鹹水沐著空喙，所以會豉疼。i共柴屐褪落來，伸手落去挲挲耎耎咧。

等監國爺就位，變成東寧國王爺，佇in翁某佮沈侯爺的照顧之下，素面佮望山的婚事就無困難囉。

素面坐佇舢舨頂，想像未來生活，心情大開攏，攑頭看黃昏ê安平島。日落王城，一片美景。舢舨慢慢經過二鯤鯓，靠岸的時天色已經暗，素面離船快樂踏入去沙埔，共漁民說多謝，越頭揣路轉去。

i這馬佮意這个安平鎮矣。

「阿母講安平是guá富貴之門，guá果然得著好運！」

I轉到監國府，共探聽的結果詳細報告予監國翁某清楚，勸in安心歇睏。第二工欲中晝，有人來傳董國太命令，愛監國爺過去見面議事，監國爺素服穿好，辭別監國夫人，𤆬隨從總兵等人，速速往王爺府前去。

素面陪伴監國夫人佇廳內交代隨人趕紩孝服，中晝猶未過，陪伴前去的總兵等人雄雄傱轉府來，揣著監國夫人，做伙跪落來，講監國爺佇王府予人刣死。監國夫人一聽隨昏倒，素面緊共扶起來坐予好，灌水施救，過一時仔就精神，監國夫人驚魂初定，隨叫彼个隨從總兵報告經過。

總兵先講伊失職該死，閣講監國爺被殺情形。i講in一下入王府，大門守衛干焦准監國爺一人入去，隨從攏愛佇外口等候。監國爺拄入去，就對門內哀叫求救，in隨奪門入去救，